宋代官吏之私營商業

全漢昇

一、五代官吏之私營商業
二、官吏私營商業之原因
三、海外貿易之私營
四、邊境貿易之私營
五、外交官吏之私營商業
六、綱運官吏之私營商業
七、專賣品貿易之私營
　甲、概況
　乙、茶業之私營
　丙、鹽業之私營
　丁、酒業之私營
八、其他各種商業之私營
　甲、飲食業之私營
　乙、布帛業之私營
　丙、木材業之私營
　丁、印刷業之私營
　戊、邸店業之私營
　己、其他
九、官吏私營商業之特色及其影響

一　五代官吏之私營商業

宋史卷二五五張永德傳說：

自五代用兵，多姑息，藩鎮頗恣部下販鬻。　宋初，功臣猶習舊事。　太宗初卽位，詔羣臣乘傳出入，不得賫貨邀利，及令諸處圖回，與民爭利。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八說得更詳細：

五代藩鎮多遣親吏往諸道回圖販易，所過皆免其算。　既多財，則務爲奢僭，養馬至千餘匹，童僕亦千餘人。　國初，大功臣數十人猶襲舊風。　太祖患之，未能止絕。　（太宗）于是詔中外臣僚：自今不得因乘傳出入，齎輕貨，邀厚利；幷不得令人于諸處回圖，與民爭利。　有不如詔者，州縣長吏以名奏聞。

由此可知宋初官吏（尤其軍人方面）的私營商業，是承襲五代藩鎮遣私人往各地貿易的遺風而來的。　所以在論述宋代官吏私營商業之前，我們要把五代官吏私營商業的情況先行考察一下。

五代官吏的私營商業，在舊五代史裏有許多記載。　例如卷一二三說自朱梁到後周都作將官的宋彥筠

性好貨殖，能圖什一之利。　良田甲第，相望于郡國。　（本傳）

若以時代來分，在後唐，李嗣昭的妻

楊氏治家善積聚。　設法販鬻，致家財百萬。　（卷五二本傳）

在石晉，卷八九桑維翰傳說：

楊光遠……上疏論維翰去公徇私，除改不當；復營邸肆于兩都之下，與民爭利。　高祖方姑息外將，事不獲已，因授維翰檢校司空，兼侍中，出爲相州節度使。　時天福四年七月也。

卷九〇記載得更多。　如趙在禮傳說：

在禮歷十餘鎮。　善治生殖貨，積財巨萬。　兩京及所莅藩鎮，皆邸店羅列。

關于"邸店"的意義，見第八節。　又李承福傳說·

高祖登極，……還齊州防禦使，檢校太保。　承福性鄙狹，……工商之業，……皆善知之。

又張鑄傳說：

高祖卽位之明年，加檢校太保，出典密州。　未幾復居環衞。　時湖南馬希範與鑄有舊，奏朝廷請命鑄爲使。　允之。　鑄密賫蜀之奇貨往售，又獲十餘萬緡以歸。

在後漢，劉銖大做其私鹽的買賣。　卷一〇七劉銖傳云：

劉銖，陝州人也。　……國初，……移鎭青州，加同平章事。　隱帝卽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　離鎭之日，有私鹽數屋，雜以糞穢，塡塞諸井，以土平之。　（符）彥卿發其事以聞。

以上都是舊五代史的記載。　其中所說的私營商業的官吏，完全是軍人。　如桑維翰等，石敬瑭也無可奈何。　由此可見五代軍人的跋扈。

除舊五代史外，在宋人筆記中，亦有關于五代官吏私營商業的記載。　如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三說：

周世宗顯德中，遣周景大濬汴口，又自鄭州導郭西濠達中牟。　景心知汴口旣濬，舟楫無壅，將有淮，浙巨商貿糧斛，賈萬貨臨汴。　無委泊之地。　諷世宗乞許令京城民環汴栽榆柳，起臺榭，以爲都會之壯。　世宗許之。　景率先應詔，踞汴流中要，起巨樓十二間。　方運斤，世宗輦輅過，因問之。　知景所造，頗喜，賜酒犒其工；不悟其規利也。　景後邀鉅貨于樓，山積波委。　歲入數萬計。　今樓尙存。

這種巨樓旣是用來存儲大量貨物，當卽是現今的“堆棧”或“貨棧”。　其所以“踞汴流中要”，爲的是便于由淮，浙來的貨物的起卸或搬運。　關于此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知不足齋叢書本）卷九（稗海本作卷十）亦說：

周顯德中，許京城民居起樓閣。　大將軍周景威先于宋門內臨汴水建樓十三間。　世宗嘉之，以手詔奬諭。　景威雖奉詔，實所以規利也。　今所謂“十三間樓子”者是也。　景威子瑩，國初爲樞密使。

按宋史卷二六八周瑩傳說瑩之父名景。　而這裏說“景威子瑩”。　所以這裏說的“周

景威”實卽是玉壺清話中的“周景”。 此外，前蜀方面，張唐英蜀檮杌卷上云：

（王衍）退而令太子洗馬林罕者著十臣文以進曰：……酷毒害民，市井聚貨。 叨爲郡守，實負天恩。 瘡痍已徧于陽安，蒙蔽由憑于密勿。 有田魯儔在。

南唐方面，五國故事（操人佚）卷上云：

僞侍中周宗旣阜于家財而販易。每自淮上通商，以市中國羊馬。 及世宗將謀渡淮，乃使軍中人蒙一羊皮，人執一馬，僞爲商旅以渡浮橋而守。 繼以兵甲。 遂入臨淮。

又玉壺清話卷十云：

李彥眞爲楚，海州刺史。吏事精敏，聲譽日益。 後移壽春，惟務聚斂，不知紀極。 列肆百業，盡收其利。

二 官吏私營商業之原因

宋代許多官吏都私營商業，絕不是偶然，而是有他的原因的。 其中較主要的，約有下列五種：

（1）宋代官俸太少，不足以養廉，故官吏多貪污。 私營商業就是貪污的一種表現。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臨川先生文集卷三九）中說官俸太少與官吏私營商業的關係云：

方今制祿，大抵皆薄。 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 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 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 雖厮養之給，亦窘于此矣。 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于此。 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 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 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 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 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

而推之後世。　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　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汚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

按宋代官俸之少，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所以在宋人筆記中，常有官俸太少的記載。如王栐燕翼詒謀錄卷二云：

國初士大夫俸入甚微薄。　尉月給三貫五百七十而已。　縣令不滿十千，而三之二又折支茶，鹽，酒等，所入能幾何？　所幸物價甚廉，粗給妻孥，未至凍餒。　然艱窘甚矣。

又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三（彭乘墨客揮犀卷一亦有同樣的記載。　茲注明其異文。）云：

舊制三班奉職，月俸錢七百，驛券肉半斤。　祥符中，有人爲詩題所在驛舍間（墨客揮犀卷一作門。）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孤寒卽可知。　七百料錢何日富？　半斤羊肉幾時肥？"

嘗有一名公初任縣尉。　有舉人投書索米。　戲爲一（墨客揮犀卷一無一字。）詩答之曰："五貫九百五十俸，省（墨客揮犀卷一作虛。）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尙未厭糟糠，僮僕豈免遭飢凍？　贖典贖解不曾休，喫酒喫肉何曾夢？爲報江南癡秀才，更來謁索覓甚麼？"

這都是北宋的情形。　至于南宋，莊季裕鷄肋編卷中云：

紹興中，以財用窘匱，武臣以軍功入仕者甚衆，俸給米麥，雖宗室亦減半支給。　其後半復中損，至于再三。　遂至任觀察使纔請兩石六斗。

在宋代官俸的一般低下中，邊遠州郡官吏的薪俸更是少得可憐。　宋史卷二七三李謙溥傳云：

時女弟適許王，以居第質于宋偓。　太宗詰之曰："爾父守邊二十餘年，止有此第耳。　何以質之？"

做了二十餘年的邊任，所遺留下的不外是一所房子，其貧苦可知。　到了南宋，邊吏的薪俸仍是有少無多。　宋會要職官五七云：

（建炎四年）三月，廣南東路轉運司趙億等言："大宗正司近移廣州。　廣東

地瘠民貧，倉庫空竭，無以支遣。　欲自遙郡刺史以上，每月請俸權支一半。俟財用豐足日給還。　其使臣人從，乞各限人數，自外更不勘給。”　詔依，其人從減半。

（隆興七年）六月一日，臣僚言：“沿邊諸州，訪聞除守倅外，郡縣官請俸至累月不支。　何以養廉？　欲望……。”

所以在宋代各種官吏中，邊吏的私營商業尤爲利害。

（2）邊將擁有重兵，權力很大，就是明顯的私營商業，中央政府也無可奈何。因爲政府一方面要拉攏他們，一方面又鑒于邊將富了，利用士卒較便，對于國家也有利，所以只好採取放任主義了。　曾鞏元豐類藁卷四九任將云：

太祖之置將也，……富之以財……。　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七八萬，悉以給與，又加賜賚。　漢超猶私販榷場，規免商算。　有以事聞者，上卽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　故邊將皆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　此可謂富之以財矣。

又宋史卷二五七李處耘傳載李繼和的話云：

臣爲兒童時，嘗聞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守關南齊州，屬州城錢七八萬貫，悉以給與，非次賞賚，動及千萬，漢超猶私販榷場，規免商算。　當時有以此事達于太祖者，卽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　故漢超居則營生，戰則誓死。　貲產厚則心有所繫，必死戰則動有成績。　故畢太祖之世，一方爲之安靜。

不特李漢超是這樣，北宋的許多邊將都是這樣。　續通鑑長編卷十七云：

太祖垂意將帥，分命漢超及（郭）進等控禦西北。　其家屬在京師者，撫之甚厚。　所部州縣莞榷之利，悉與之。　資其回圖貿易，免所過征稅。　許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　凡軍中事，悉聽便宜處置。　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遣還。　由是邊臣皆富于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蕃夷情狀。　時有寇鈔，亦能先知，預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　故終太祖世，無西北之憂，諸叛以次削平，武功蓋世。　斯乃得壯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

又宋史卷二八五賈昌朝傳說：

太祖命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山西，武守琪戍晉陽，李謙溥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 筦榷之利，悉輸之軍中。 聽其貿易，而免其征稅。 邊臣富于財，得以爲間諜，羌夷情狀，無不預知。 二十年間，無外顧之憂。

關于此事，范鎮東齋記事卷一亦有相似的記載，茲從略。 此外慶曆年間張亢因時常燕犒士卒，用費甚多，遂私營商業，結果亦得政府的諒解。 宋史三二四張亢傳云：

遷引進使。 徙幷，代副都總管。 御史梁堅劾亢出庫銀給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 奪引進使，爲本路鈐轄。…… 復引進使……降知磁州。 御史宋禧繼言亢嘗以庫銀市易。 復奪引進使，爲右領衞大將軍，知壽州。 後陝西轉運使言，"亢所易庫銀，非自入者。" 改將作監，知和州。…… 亢好施輕財，凡燕犒餽遺，類皆過厚；至遣人貿易助其費，猶不足。 以此人樂爲之用。

這麼一來，在政府放任主義之下，邊將私營商業便成爲當時一種很流行的風氣了。

（3）對于商人的觀念，在唐，宋間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馬永卿嬾眞子錄卷二說：

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爲冠。 公綽唱之。 仲郢和之。 其餘名士，亦各修整。 舊傳柳氏出一婢。 婢至宿衞韓金吾家。 未成券間，主翁于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駔儈議價。 婢于牕隙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 其家怪問之。 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 因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 婢曰，"不然。 我曾伏事柳家郎君，豈忍伏事賣絹牙郎也！"其標韻如此。 想是柳家家法清高，不爲塵垢卑賤，故婢化之，乃至如此。 雖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少矣！ 哀哉！

按宋代以前政府多採重農抑商的政策。 在西漢時，政府"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到了唐代，連婢女也不"忍伏事賣絹牙郎"。 在宋代以前，商人地位的低下可知。此種情形，一到宋代可就不同了。 在這時，商業的利潤是很大的。 例如洪邁夷堅

甲志卷十六云：

> 鄭畯字敏叔，福州人。 實文閣待制閎中之子也。…… 建炎初，自提舉湖南茶鹽罷官，買巨杉數十枚如維揚。 時方營行在官府，木價踊貴，獲息十倍。

商人賺錢容易，所以生活非常優越。 李覯安民策第四（直講李先生文集卷十八）說：

> 自周網解結，禮樂崩壞，商賈大者，衣必文采，食必粱肉。 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 千里游敖，冠蓋相望。 乘堅策肥，履絲曳縞。

又秦觀淮海集卷十五財用上云

> 本朝至和，嘉祐之間，承平百餘年矣。 天子以慈儉爲寶。 貢賦經常之外，殆無一毫取諸民。 田疇邸第，莫爲限量。 衣服器皿，靡有約束。 俯仰如意，豪氣浸生。 貨賄充盈，侈心自動。 于是大農富賈，或從僮騎，帶弓劍，以武斷于鄉曲；畢弋漁獵聲伎之奉，擬于侯王。 而一邑之財，十五六入于私家矣。

營商的結果是這麼好，誰不願意幹！ 而且官吏的私營商業，因有政治勢力爲其後盾，在各方面都比普通商人來得便利，所以結果所得的利潤也特別大（見第九節）。這樣，做買賣的既然一方面不如以前那樣被人看輕，一方面又可獲厚利，過其富裕的生活，本來不恥與商人爲伍的士大夫（官吏）們，自己反而作起商人來了。 無怪馬永卿嘆說：

> 雖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少矣！ 哀哉！

（4）在西漢時，“市井子孫不得仕宦爲吏”。 到了宋代，情勢大變，商人及商人的子孫都可以作官。 他們入仕的途徑有二：（一）是用錢來買。 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傳說范純粹

> 嘗論賣官之濫。 以爲國法固許進納取官，然未嘗聽其理選。 今西北三路許納三千二百緡買齋郎，四千六百緡買供奉職，並免試注官。 夫天下士大夫服勤至于垂死，不霑世恩。 其富民猾商捐錢千萬，則可任三子。 切爲朝廷惜

之。 疏上不聽。

又宋會要職官五五云：

（大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臣僚言：“……近年以來，出須假將仕郎等告牒，比之往歲，不啻數十倍。…… 由是假將仕郎其直止千餘緡。 非特富商巨賈皆有入仕之門，但人有數百千輕貨以轉易三路，則千緡之入爲有餘，人人可以濫紆命服以窩仕路。 遂致此流遍滿天下，一州一縣，無處無之。 已仕者約以千計。 見在吏部以待注擬者不下三百人。 是皆豪猾彙幷之徒，屠酤市販之輩。 惟利是謀，而一毫必競。……”

此外，出使外國的使臣及隨員，富商因爲金多亦可充任。 宋要職會官五一云·

（紹興）二十六年二月四日，進士單鎡言：“比年以來，奉使官屬不問賢否，惟金多者備員而往，多是市廛豪富巨商之子。 不可不革。 欲望自今凡遣使人必加謹簡，其所辟到三節人從，先具姓名申取旨三省樞密院次第審量，仍劄下國信所更切覺察，庶革前弊。” 從之。

關于此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一亦說：

丙子，詔曰：“自今奉使所辟三節人，先具名申三省樞密院次第審量，仍令國信所覺察。” 先是淮陽軍流寓進士單鎡言：“古之遣使，揆度人才，能稱其任。 比年以來，爲奉使者，不問賢否，惟金多者備員而往，多是市廛豪富巨商之子。 果能不辱君命乎？” 奏下後省沈虛中，時權給事中，看詳以聞。至是行下。

（二）是交結當時權貴，以博取高官厚祿。 王明清揮麈後錄卷八云：

宣和中，有鄭良者，本茶商。 交結閹寺以進，至祕閣修撰，廣南轉運使。恃恩自恣。

又繫年要錄卷一七二說紹興二十六年己卯，

侍御史湯鵬舉論（平江土居右朝散郎曹）雲平江大儈，以賣卜爲業。 交結士大夫，遂得一官。

俗語說，“江山易改，品性難移。” 這些商人作官以後，大多數不易改變他們的廬山眞面目，仍舊經營商業。 如曾敏行獨醒雜志卷十說：

朱靚本一巨商。 與其父殺人抵罪，以賄得免死。 因遁跡入京師，交結童，蔡，援引得官，以至通顯。 欲假事歸，以報復讎怨。 先搜奇石異卉以獻。探知上意，因說曰，"東南富有此物，可訪求。" 受旨而出，卽以御前供奉爲名，多破官舟，强占民船，往來商販于淮，浙間。 凡官吏居民，舊有睚眦之怨者，無不生事害之。 或以藏匿花石破家。…… 若是之類，不可勝數。故陳朝老以謂，東南之人，欲食其肉。

又繫年要錄卷一八〇說由商人充當的使臣及隨員等私營商業云：

左正言何溥言："比歲奉使所辟官屬，多募人代行。 市井狡獪之徒，冒法私販，有傷事體。 望重立賞告。" 從之。 自來年始。

(5)最後，宋代官吏的私營商業，當時政治的腐敗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在那時，官吏多半要供奉權貴，才有陞官的希望。 可是，如上述，宋代官吏的薪俸是很少的，這些用來供奉權貴的金錢，唯有取自私營商業所得的利潤。 程洵尊德性齋小集卷二代參堂劄子二說：

今之爲將帥者，類無憂國憂士之心。 自其到軍，卽務裒斂剝刻，經營賈販。 凡所以上奉權貴而求陞擢，下飾子女而快己私者，皆于此乎取之。

三 海外貿易之私營

中國海外貿易，在唐代已很發達。 (見桑原騭藏蒲壽庚考第一章)到了宋代，更有空前的發展。 所以紹興七年閏十月三日高宗說：

市舶之利最厚。 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 豈不勝取之于民。 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爾。(宋會要職官四四)

海外貿易是這麼有利，誰不願意去幹！ 可是這幷不是誰都可以去幹的事，政府爲着財政上的關係，是要專營的：

太平興國初，京師置榷易院，乃詔："諸蕃國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泉州，兩浙(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作浙)，非出于官庫者，不得私相市易。" 後又詔："民間藥石之具，恐或致闕。 自今惟珠貝，瑇瑁，犀牙，賓鐵，鼈皮，珊瑚，瑪瑙，乳香禁榷外，他藥官市之餘，聽市貨與民。"

（同上）

海外貿易在政府專營之下，一般平民雖然只好望洋興嘆，當代的達官貴人却仍可憑籍其政治上的勢力來私營取利。

關于宋代官吏之私營海外貿易，我們可以先從中央政府的詔令中觀察一下。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說：

> 政和三年，詔如至道之法，凡知州，通判官吏幷舶司使臣等，毋得市蕃商香藥禁物。

所謂"至道之法"，不見載于宋史食貨志，但宋會要職官四四却有詳細的記述：

> 至道元年三月，詔廣州市舶司曰："朝廷撫綏遠俗，禁止末游，比來食祿之家，不許與民爭利。如官吏罔顧憲章，苟徇財貨，潛通交易，闌出徼外，私市掌握之珍，公行道中，靡虞慧苴之謗，永言貪冒，深蠹彝倫。自今宜令諸道轉運司指揮部內州縣，專切覺察。內外文武官僚，敢遣親信于化外販鬻者，所在以姓名聞。"

這是北宋的詔令。至于南宋，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說：

> （乾道）七年，詔見任官以錢附綱首商旅過蕃買物者有罰。

私營海外貿易的官吏之見于記載的，在北宋有張鑑。宋史卷二七七張鑑傳云：

> 初（知廣州張）鑑在南海，李庚夷爲通判，謝德權爲巡檢，皆與之不協。二人密言鑑以貲付海賈往來貿市，故徙小郡。

到了南宋，私營海外貿易的規模更大。宋史卷三八八載右司諫陳良祐對孝宗說：

> 陛下躬行節儉，弗殖貨利。或者託肺腑之親，爲市井之行。以公侯之貴，牟商賈之利。占田疇，擅山澤。甚者發舶舟，招蕃賈，易寶貨，糜費金錢。或假德壽，或託椒房。犯法冒禁，專利無厭。非所以維持紀綱，保全戚畹。願嚴戒敕。苟能改過，富貴可保。如其不然，以義斷恩。

按南宋"以公侯之尊"來私營海外貿易的人，當以張俊及鄭清之爲最顯著。關于張俊，清趙翼陔餘叢考卷十八云：

> 張俊歲收租六十四萬斛。偶游後圃，見一老兵晝臥。詢之其能貿易，卽以百萬付之。其人果往海外大獲而歸。

此事在宋人筆記中亦可考見。 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十四云：

（張循）王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臥日中。 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 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 王曰，"汝會做甚事？" 對曰，"諸事薄曉。 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 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 對曰，"不足爲也。" 王曰，"付汝五萬。" 對曰，"亦不足爲也。" 王曰，"汝需幾何？" 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 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爲。 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 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 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 募紫衣吏軒昂閒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 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 逾歲而歸。 珠，犀，香，葯之外，且得駿馬。 獲利幾十倍。 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 大喜，問其何以致此。 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 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 爲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 其君臣大悅。 以名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 以犀，珠，香，葯易綾，錦等物。 餽遺甚厚。 是以獲利如此。" 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 問，"能再往乎？ 對曰，"此戲幻也。 再往則敗矣。 願仍爲退卒，老園中。"

關于鄭清之，宋史卷四〇七杜範傳云：

拜殿中侍御史。…… 復言（承相鄭）清之橫啓邊釁，幾危宗社；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且有實狀。

關于此事，黃震古今紀要逸編亦說：

復除公（杜範）殿中丞侍御史。 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淮震恐。 遂極論（承相鄭）清之挑橫强敵，幾危宗社；及論其子弟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易貨外國，具有實狀。

除此以外，私營海外貿易的官吏以廣東沿海各地的官吏爲最多。 如宋會要職官七二說淳熙二年

閏九月四日，知吉陽軍（那時屬廣南西路）林寶慈特除名勒停。 以廣西經略司言其違法生事，擅與蕃國交易，故特重其罪。

又同書職官七四說嘉定五年

九月十二日，知雷州（那時屬廣南西路）鄭公明放罷。以廣西提刑崔與之言其三次般運銅錢下海，博易番貨。

下述二事，與此相類：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二日，詔前（知？）廣州鄭人傑特降三官。以人傑任內透漏銅錢銀寶過界，故有是命。（職官四四）

（嘉定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太府寺丞張鎬放罷。以右諫議大夫鄭昭先言其試郡潮陽，專事苛斂，運銅下海，爲人所持。（職官七三）

又廣州及泉州都是宋代海外貿易最主要的港口。當時在此二地作官的人，大都貪汚不法。（廣州官吏之貪，見宋史卷二八二向敏中傳，二八七李昌齡傳，二九八馬亮傳，二九九郎簡傳，三〇七凌策傳及楊覃傳，三二九陳繹傳，三三三張田傳，三四三蔣之奇傳；泉州官吏之貪，見宋史卷三三〇杜純傳。）而私營商業是當時貪汚的一種表現。所以這一批貪官實都有私營海外貿易的嫌疑。

四　邊境貿易之私營

所謂邊境貿易，兩宋間因爲國境之不同，不免有甚大差異。北宋時，以在北邊與契丹貿易，及在西北邊與西夏貿易爲主。到了南宋，以在淮水一帶（當時的北邊）與金國貿易，及在西南邊與西南蠻夷貿易爲主。在這些邊境貿易中，官吏私營的風氣甚盛。這一方面由于邊吏薪俸太少，不得不私營商業（見第二節）；另一方面又由于邊境距離當時政治中心的首都較遠，官吏雖然私營商業，亦較易于逍遙法外。

關于北宋官吏之私營邊境貿易，宋史卷二五五張永德傳云：

永德在太原，嘗令親吏販茶規利，闌出徼外市羊。爲轉運使王嗣宗所發，罷爲左衞上將軍。

又本文第二節曾說齊州防禦使李"漢超猶私販榷場，規免商算。"此外宋會要職官六五載熙寧三年正月

十七日，前知莫州莊宅使柴貽範特追兩官，壽州編管。……貽範坐知莫州日

任內貸富人錢，及市賣物有剩利……故也。

按太原，齊州，莫州都在當時國境的北邊，地近契丹。　在這些地方貿易，當然是以契丹爲對手的。　至于北宋官吏在西北邊與西夏私相貿易，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云：

及元昊反，……禁並邊主兵官與屬羌交易。

又宋會要職官六六（續通鑑長編卷二九八有相同的記載）云：

同日（元豐二年五月二日），秦鳳路副總管夏元幾罷任。　坐前知鎭戎軍買水銀令指使販易，及毀公使文記也。

按鎭戎軍在當時是與西夏貿易的榷場之所在地。　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云：

久之，元昊請臣，數遣使求復互市。　慶曆六年，復爲置（榷）場于保安，鎭戎二軍。

所以夏元幾之私與西夏貿易，可無疑義。　除此以外，北宋官吏在西北邊私營的商業，輸入以馬爲主，輸出以茶爲主。　不過貿易的對手不盡是西夏，且包有吐蕃，回紇……等族。　宋史卷一九八兵志說：

（太平興國六年）十二月，詔蕃部鬻馬官取良而棄駑，又禁其私市。

康定初，……出內庫珠償民馬直。　又禁邊臣私市。

按北宋買馬的地方，及賣馬的種族，有如下述：

宋初，市馬唯河東，陝西，川峽三路。　詔馬唯吐蕃，回紇，党項，藏牙族，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諸蕃至。　雍熙，端拱間，河東則麟，府，豐，嵐州，岢嵐，火山軍，唐龍鎭，濁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鎭戎，保安軍，制勝關，浩亹府；河西則靈，綏，銀，夏州；川峽則益，文，黎，雅，成，茂，夔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　自趙德明據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儀，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保安，保德軍。　其後置場，則又止環，慶，延，渭，原，秦，階，文州，鎭戎軍而已。

由此可知北宋輸入的馬，除西夏外，多來自吐蕃，回紇……等地，其交易地點以在西北邊境爲主。　北宋官吏私營馬的入口貿易，當然就在這些地方。　至于他們私營茶

的出口貿易，宋會要職官四三云：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四月三日，戶部狀茶事司奏：“蕃戎性嗜名山茶，日不可闕。累年以來，買馬大段稀少。蓋因官司及客旅收買名山茶與蕃商，以雜貨貿易，規取厚利；其茶入蕃，既已充足，緣此遂不將馬入漢中賣，有言（害？）馬政。今乞將名山茶，立爲永法，專用博馬。如諸官司客旅等輒取支賣與與販，其買賣之人官吏等，並乞以不應爲從重科罪。如有計囑情弊，自依本法，本部看詳。所乞專用博易馬，已有今年（因徽宗卽位未改元，故稱元符三年曰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朝旨外，有官司客旅與販，並依本司奏乞事理施行。”從之。

南宋官吏私與金人貿易，見于宋會要職官七二：

（淳熙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知隨州湯鷺降修武郎放罷。坐縱親弟帶領兇惡人私販香貨入榷場故也。

按南宋與金貿易，在好幾個地方都置有榷場。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二十云：

自紹興通和後，始置榷場。升盱眙縣爲軍，以軍器監主簿沈該直祕閣知軍事，使之措置。……又置場于光州，棗陽，安豐軍，花靨鎭。

其中棗陽軍，據宋史卷八五地理志，屬隨州。所以知隨州湯鷺縱親弟私販的榷場當然是指在棗陽軍的那一個。又宋會要職官七二載淳熙九年四月

二十四日，……知信陽軍汪德輿……放罷。以臣僚言……德輿貪鄙繆懦，容庇過淮盜馬人，用賤價買所盜馬，又以內地耕牛貨于境外，故有是命。

據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信陽軍屬京西北路，是南宋與金交界之地。所以這理說的“以內地耕牛貨于境外”，是指以南宋的耕牛賣與金國。

其次，關于南宋官吏在西南邊境私與蠻夷貿易的記載，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云：

（淳熙）七年，塞外諸戎販珠，玉入黎州，官常邀市之。臣僚言其黷貨啓釁非便，止合聽商賈百姓收買。詔從之。

又宋會要職官七二云：

同日（淳熙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詔知金州秦嵩落遙郡，令解官朝服。以四川制置使趙汝愚言嵩昨在黎州日……；今任金州，遣人于黎州販賣金，珠，未嘗以邊事爲意，貪汚狼籍，故有是命。

在這些私營貿易的商品中，除金，珠，玉等外，馬也是其中主要的一種。宋史卷三十高宗本紀載紹興十八年十一月

戊申，禁四川買馬官吏私市蠻馬。

又宋會要職官四三載紹興十八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都大主管成都府利州等路茶事兼提舉四川等路買馬監牧公事）韓球又言："買馬州軍官員諸色人違法與蕃蠻衷私博馬，本司已立賞出榜禁止。訪聞尚有窮乏之人，不顧條法，却販茶綿等前去買馬附近沿邊州軍，誘引蕃蠻將馬前來與諸色人博易。不唯寖（浸？）久有壞馬政，兼恐引惹踏（踏？）開生路，于邊防不便。欲望將本司見管巡捉私茶使臣，幷買馬州軍管下巡尉，許令巡捉諸色人私與蕃蠻博馬。內有透漏去處，以匹數比附透漏私茶條法，斷罪施行。"從之。

以上是官吏在四川邊境私營商業的情況。此外官吏在廣西邊境也私與諸蠻博易。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五邕州橫山寨博易場云：

蠻馬之來，他貨亦至。蠻之所齎，麝香，胡羊，長鳴鷄，披氈，雲南刀及諸葯物。吾商賈所齎，錦綵，豹皮，文書及諸奇巧之物。于是譯者平價交市。招馬官乃私置場于家，盡攬蠻市而輕其征。其入官場者什纔一二耳。

又宋會要職官七二載淳熙四年九月

十五日，新知賓州石良弼，新知雷州胡萬頃，各別與差遣。以知靜江府張栻言良弼……萬頃昨爲邕州通判，溪洞多產生金，萬頃託官典賤價以買，將往右江販賣，又將平人爲劫賊，故有是命。

按"溪洞"，嶺外代答均作"溪峒"，是西南諸蠻居住的地方。宋史有西南溪峒諸蠻傳。

五　外交官吏之私營商業

宋代外交官吏由于職務上的原故，時常與外國人接觸，于是乘機與外國人私相貿易。　在北宋時，此種風氣已很流行。　宋會要職官三六云：

（慶曆）三年三月，勾管國信所言：“自今通事，殿侍與契丹私相貿易及漏泄機事者，以軍法論。……”　從之。

按同書載有國信所的官吏，其中有云：

譯語：殿侍二十人，通事十二人。

可見殿侍及通事，都是翻譯官。　他們因爲時常有機會與契丹人交接，遂與之私相貿易。　又宋會要職官五一云：

（熙寧）七年四月八日，石得一奏，“接伴虜使下親從官隨行覷步，欲乞令過位覺察。”　詔許之。　其入位與北人私相交易及傳達事情者察之，餘勿舉。

到了南宋，外交官吏私營商業的風氣，更爲利害。　宋會要職官五一載紹興二十八年

十月十九日詔：接送伴官屬等，已有約束，不許私販。　其奉使三節人從，可令有司參照立法禁止。

由此可見南宋的接送外使及奉使出國的官員，都有私營商業的行爲。　而奉使出國的官員中，無論是使臣本人，或是他的隨員，又全都私營商業。　同書載紹興三十二年

四月七日詔：奉使金國使副下三節人私行博易，卽仰覺察以聞，重寘典憲。　如使副博易，回日令臺諫彈劾。

關于此事，繫年要錄卷一九九亦說：

殿中侍御史吳芾言：“向來歲遣聘使，多以有用之財，博易無用之物。　大率先行貨賂　厚結北使，方得與北商爲市。　潛形遁跡，常虞彰露。　間遭搜撫，復以賄免。　不惟有累陛下清儉之德，亦所以啓敵人輕侮之心。　歷年于此，習以爲常。　臣下雖知，莫敢輕議。　今再通和好，尙慮將命之臣，或仍

前例，有傷國體，爲害非輕。”　詔使副嚴切覺察。　如使副博易，回日令臺諫彈劾。

其中關于使臣本人出使金國時之私營商業，宋會要職官五一載紹興十四年

八月八日詔：右承議郎監潭州南嶽廟萬俟允中奉使金國禮物官日，私以違禁之物附載入國博易，厚利游貸。　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不刺面配貴州本城收管。

其次，關于赴金使臣的隨員之私營商業，見于宋會要的更多。　在高宗時，職官五一載紹興十八年

閏八月三十日詔：今後奉使生辰正旦下三節人過界，並不許與北人博易。　如違，從徒二年科罪。　使副不覺察，同罪。

關于此事，繫年要錄卷一五八亦有記載，不過“徒二年”寫作“徒三年”：

乙酉詔：自今奉使下三節人過界與北人博易者徒三年。　使副不覺察，與同罪。

在孝宗時，職官三六載淳熙六年

四月一日，知常州李結言：“國信使副回程，河道水淺。　乞將禮物權寄留鎮江府，使副等人出陸先歸，候水通日行船。”　上曰：“使副回程，只有國書一封，並無禮物。　聞三節人多有私貨，豈可勞擾人夫？　可依所乞。”

由此可見孝宗時，赴金使臣的隨員之私營商業，是一種公開的祕密，而政府所採的態度也是相當的放任。　又在孝宗時，職官三六說：

同日（嘉定五年四月十五日），臣僚言：“每歲遣使，下節所差之人，例轉一資。　照得軍兵資賞，止可轉至五次，過是則爲寄資。　俸既不增，何苦冒涉萬里？　緣是往回頻數，與北界承應合干人稔熟，多有貿易他貨，交通言語，漏泄國事。……”

（六年）閏九月十日，給事中曾應龍言：“……臣竊謂國信之有司行，非省部寺監胥徒之比也。　游手之徒，本無願籍。　一遇遣使，則宛轉請囑，求以廂名。　兜攬商貨，以避關征；私帶禁物，以博廣貨。　管俸給則恣行刻剝；過州郡則並緣騷擾。　皆利之以爲姦爾。　今許之出疆，豈不益滋其爲姦

邪？……”

這些人究竟與金人博易什麼貨物，不大清楚。 現可考見的，他們祕密運往金國博易的貨物之一是銅錢。 職官五一載慶元元年

六月二十九日，臣僚言：“銅錢透漏，法禁不行。 今朝廷見議兩淮鐵錢，未有成說。 雖鐵錢不得過江，而銅錢過淮常自若也。 每歲使人出疆，一行隨從頗衆，誰不將帶銅錢而往？ 不知幾年于此矣。 此而不禁，法令何繇可行？ 欲乞自今遣使，重立罪賞，互相覺察。 委自副使糾舉，不得容情隱疵（庇？）。 如有犯者，不問是何名色人，必行無赦。 若所遣三節人從過界，並無銅錢與彼交易，亦使知本朝法制加嚴，不同曩日。 誠立國之所先。 乞賜處分，詔令戶部，刑部檢坐見行條法指揮，申嚴行下。 今後使副到盱眙軍，臨期責令排軍，將三節官屬人從隨行衣籠，逐一搜檢有無將帶銅錢，具申使副。 其排軍衣籠，卻令都轄檢察。 如有違戾，依法施行。”

按中國的銅，在宋代大半產于南方，產于北方的甚少。 宋史卷一八五食貨志說：

銅產饒，處，建，英，信，汀，漳，南劍八州，南安，邵武二軍。 有三十六場。 梓州有一務。

在這時，金國據有中國北方。 她既然缺乏銅的出產，因爲求過于供，價格自然很貴。 所以南宋出使金國的官員順便携帶銅錢前往博易，一定得到很大的利潤。

除上述外，南宋接送金國使臣所差的官兵，也是一樣的私營商業。 宋會要職官三六載紹興三十年

十二月二日，臣僚言，“每歲接送伴使副所差將校軍兵三十餘人，每名起發借請，及沿路批券再借用緡錢無慮百餘；又皆烏合，無甚顧藉，影帶商貨，避免官征。” 詔使副各差將校一十三人，軍兵七人。

六 綱運官吏之私營商業

宋史卷二六〇李懷忠傳說：

上（太祖）幸西京，愛其地形勢，得天下中正，有留都之意。 懷忠乘間進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 禁衞數十萬人仰給于此，

帑藏重兵皆在焉。根本安固已久，一旦遽欲遷徙，臣實未見其利"。上嘉納之。

這個故事在當時非常有名，宋人筆記中如玉壺清話卷七，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七均有記載。由此可知北宋汴梁的糧食取給于江，淮等地之多。若再加以詳細分析，則有如夢溪筆談卷十二所述：

發運司歲供京師米，以六百萬石爲額。淮南一百三十萬石。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萬石。荆湖北路三十五萬石。兩浙路一百五十萬石。通餘羨歲入六百二十萬石。

由這些地方運米往汴梁，分開一批一批來運，稱爲"綱"。如宋史卷二九九李溥傳說。

漕舟舊以使臣若軍大將人掌一綱，多侵盜。自溥併三綱爲一，以三人共主之，使更相司察。

所以稱爲"綱運"。不過綱運的內容雖然以米爲主，却不限于米，還包括有上供錢糧，布帛及其他物品。

關于北宋綱運官吏的私營商業，現在先從這方面的高級官吏說起。綱運官吏的最高負責人是發運使。宋史卷一六七職官志說：

發運使，副，判官：掌經度山澤財貨之源，漕淮，浙，江，湖六路儲廩以輸中都，而兼制茶，鹽，泉寶之政，及專舉刺官吏之事。

作發運使而私營商業的人是李溥。他利用官船來販賣竹木。宋史卷二九九李溥傳云：

景德中，……以溥制置江，淮等路茶，鹽，礬稅，兼發運事，……溥時已爲發運副使，遷爲使。……溥既專且貪，繇是寖爲不法。發運使黃震條其罪狀以聞。罷知潭州，命御史鞫治。得溥私役兵爲姻家林特起第，附官舟販竹木，奸贓十數事。未論決，會赦，貶忠武軍節度副使。

宋會要職官六四亦記載此事，不過"竹木"寫作"材木"：

（天禧）二年閏四月十六日，宮苑使，奬州團練使李溥責忠正軍節度使，不簽

書州事。 溥爲江，浙發運使，私役兵健，爲姻家吏部侍郎林持（宋史及續通鑑長編均作特，持誤。）起宅，又附官船販鬻材木，規取息利。 爲黃震所舉。 鞫（鞫？）之得實。 未論決，會赦，故薄責焉。

又續通鑑長編卷九一亦說：

戊申，宮苑使，奬州團練使李溥坐貪猥，責爲忠正節度副使。 初黃震發溥奸贓。 遣御史鞫治，得溥私役兵健，爲姻家吏部侍郎林特起宅，又附官船販鬻材木，規取利息，凡十數事。 未論決，會赦，有司以特故，將不窮治。 大理寺詳斷官劉隋請再劾之。 卒抵溥罪。

其次，直接從事綱運的官吏亦私營商業。 這可分爲兩種，述之于下：

（1）綱運時，在官船上附帶販運貨物到各地銷售。 這當然以到經濟發達的地方爲有利。 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說：

後發運使權益重。 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專其任。 文移室併，事目繁夥，不能檢察。 操舟者賕諸吏，得詣富饒郡，市賤貿貴，以趨京師。

又同書卷三〇一趙賀傳說：

發運司占隸三司。 軍將分部漕船，舊皆由主吏自遣，受賕不平。 或數得詣富饒郡，因以商販；貧者至不得堪其役。

這些綱運官吏，不單在運輸的起點及終點私營商業，而且沿路都託故住岸販賣。 宋會要職官四二云：

宣和三年正月十三日，發運副使趙億奏：臣契勘諸路合發上供錢糧，金銀，匹帛，雜物等綱，在路多是妄作緣故，住岸販賣，百端作過。 其催綱地分官司容縱，不行催趕。……”

這樣私營商業的綱運官吏是太多了，即使政府要干涉也干涉不了這麼多，所以反而採取相當放任的態度。 這可以太宗的話來作代表。 李攸宋朝事實卷十六云：

上（太宗）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貨市者，謂侍臣曰：“幸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 篙工楫師，苟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 冀官物之入，無致損折，可矣。” 呂蒙正曰：“……聖言所發，正合黃，老之

道。”（續通鑑長編卷三五有相似的記載。　茲從略。）

政府所以要放任，也不是沒有理由的。　因爲綱運人員太窮，往往偷盜或侵吞所運載的官物。　這對于政府是一大損失。　可是他們私營商業以後，得錢較多，生活較好，就沒有這種行爲了。　宋史卷三〇〇王沿傳說：

（王鼎）累遷司封員外郎，淮南，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　居二年，遂以爲使。……　官舟禁私載，舟兵無以自給，則盡盜官米爲奸。　有能居販自贍者，市人持以法，不肯償所逋。　鼎爲移州縣督償之。　舟人有以自給，不爲奸，而所運米未嘗不足也。

又同書卷三三八蘇軾傳說：

徙揚州。　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　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　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　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　軾請復舊。　從之。

關于此事，蘇軾全集卷三六論綱稍欠折利害狀有較詳細的記載。　茲從略。

（2）綱運官吏私營商業的另一方式是偷賣所載的官物。　這樣，不用私人資本，只要揩一揩公家的油，便可以營商了。　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說：

至太平興國初，兩浙既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　所在雇民挽舟。　吏並緣爲姦，運舟或附載錢，帛，雜物輸京師。　又回綱轉輸外州，主藏吏給納邀滯。　于是擅貿易官物者有之。

此外宋會要職官四二記載更多：

英宗治平三年三月，三司言：“許，汝州石塘河催綱屯田郎中徐說……又稱所管綱船，其人員綱官多不用心鈐轄梢工，愛護舟船；容縱偷賣；釘鍊動使，遇有損壞，相驗不堪修補，遂恣拆拽散失。　今後乞據少數估價，令人員綱官承認陪納；欲依所申，并諸河綱船准此。”　從之。

綱運既是以米爲主，在這些被盜賣的官物中，米當然是最重要的一種了：

（建炎元年）八月二日，京東轉（運）副使李祐言：“諸路應副朝廷大計，發運司最爲浩瀚。　近年歲額，未嘗數足。　蓋緣管押使臣不曾選擇；又沿河居

民盜買官米，官司並不覺察。　致每運少欠不下數千石，甚者至沈溺舟船。……"

此外又有偷取所運載的上供錢作資本來營商的：

（宣和六年）三月三日，太府少卿李蓍等奏："比年以來，外路上供錢往往販賣行貨，或移易他用。　到京交納，方見少欠。　雖有發運司于眞，泗州選官點檢之法，未嘗舉行。……"

至于綱運官吏之盜賣淮鹽，見第七節。　綱運官吏這樣偷賣官物，對于政府有很大的損害，政府可不能採取放任的態度了。　薛向遂代表政府來取締綱運官吏偷賣官物的行爲。　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云：

是時（治平），漕運吏卒上下共爲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迹。　官物陷折，歲不減二十萬斛。　熙寧二年，薛向爲江，淮等路發運使，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　舊弊乃去。

關于此事，同書三二八薛向傳有更詳細的記載：

神宗知向材，以爲江，浙，荆，淮發運使。　綱舟歷歲久，篙工利于盜貨，嘗假風水沉溺以滅迹。　向募客舟分載，以相督察。　官舟有定數，多爲主者冒占。　悉奪畀屬州諸運，皆詣本曹受遣。　以地有美惡，利有重輕，爲立等式，用所漕物爲誅賞。

宋會要職官四二亦載有此段文字，但錯字頗多。

除上述綱運官吏私營商業外，又有官吏假稱御前綱運來私營商業。　宋會要職官四載宣和三年

九月二十七日，應奉司……又奏："兼契勘王子獻起納濟，鄆二州租錢，于廣濟河行運，從來多被官司船綱在前，于岸下繫泊，不敢蹉運，動經阻留旬日。　及諸路州縣陸路車乘，亦皆如此。　若以旗牌書寫御前錢物，綱船車乘必無留滯。　檢會奉御筆：水陸船車輒置旗號牌榜，妄稱御前急切綱運物色，因而搔擾州縣者，以違制論；係臣僚之家私物及興販，而輒稱御前綱運物色者，以違御筆論，許人告，賞錢五百貫。　勘會上件御筆處分，止爲妄稱御前急切綱運物色，輒置旗號牌榜，并臣僚之家私物及興販而輒稱御前綱運物色者。　應御

前綱運所置旗牌，卽無條禁。” 詔依，付應奉司照會。

這種“臣僚之家私物及興販，輒稱御前綱運物色”的人，朱靦就是其中的一個。 本文第二節曾引獨醒雜志卷十說他

以御前供奉爲名，多破官舟，强占民船，往來商販于淮，浙間。

以上都是北宋綱運官吏私營商業的概況。 到了南宋，情形大變。 此時中國的政治組織分裂爲二，淮水以北之地屬金，淮水以南之地屬宋。 從前綱運最主要的河流——運河——被分割爲二。 政治中心的汴梁與經濟區域的江，淮等地不再共同隸屬在一個政治組織之下。 這麼一來，北宋漕江，淮等地之粟于汴梁的條件便不存在，從而以這方面爲主的綱運官吏之私營商業的行爲亦不再發生。 不過別方面綱運官吏之私營商業，就宋會要的零星記載中，亦可窺見一二。 如職官七二載淳熙九年二月

二十八日，……湖北運判崔淵……放罷。 以言者論……淵……除漕湖北，挾帶商人舟船隨行，營私廢法，故有是命。

在這些綱運官吏之私營商業中，以在邊境的爲多。 在西南邊的，職官七四說知藤州姜安行不依限起發上供及經總制錢的綱運，以便販賣規利云：

（嘉定五年八月）十三日，知藤州姜安行降一官放罷。 以知靜江府李詡言其每年合解上供幷經總制錢，並不依限起發，科罰販賣，無非規利。

在西北邊的，職官七二載淳熙十三年十一月

二十三日，知均州張昌詩特降一官。 言者論：均州歲貢銀七百兩。 緣極邊本非產地，往往運米麥于金州回易起發。 每米一斛，得銀一兩。 以千斛爲一綱，足充進貢。 昌詩兩年之間起四綱，而米麥至五千斛。 皆由官吏乘此附帶回易。 科差人船，民被其擾。 至是昌詩坐守臣不職之責。

除此以外，泉州是南宋海外貿易要港之一，距離當時政治中心的杭州甚近，每年都由福建市舶司一綱一綱的把海外物貨運往杭州的中央政府；在這種綱運當中，官吏亦私營商業。 職官四四云：

紹熙元年三月八日，臣僚言：“福建市舶司每歲所發綱運，有麤細色陸路綱，有麤色海道綱。 其押綱官並無酬賞。 至于海綱，人畏風濤，多不願行；每

差副尉小使臣，多有侵欺貿易之弊。……”

七　專賣品貿易之私營

甲、概況

北宋蔡襄蔡忠惠公集卷十五廢貪贓說當時官吏私販茶，鹽，香等物云：

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年矣。　當時仕宦之人，麤有節行者，皆以營利爲恥。雖有逐錐刀之資者，莫不避人而爲之，猶知恥也。　今乃不然。　紆朱懷金，專爲商旅之業者有之。　與販禁物茶，鹽，香草之類，動以舟車楸遷往來，日取富足。

又宋會要職官七三說南宋官吏私賣酒，醋等物云：

同日（紹熙元年七月二日），詔武翼郎士琚特降授修武郎，不追，不退送西外宗正司收管。　士琚寄居建寧，縱容男不追，不退聚集不逞，毆打居民，醞，醋，屠牛，官司不能禁約。　至是守臣具奏來上，故有是命。

按茶，鹽，香，酒，醋等物，大部份都是人民生活上所必需的物品，消耗量極大。宋代政府因爲財政上的關係，完全把牠們籠斷着，不許人民私賣或私製。　宋史食貨志說：

宋榷茶之制，擇要會之地，……爲榷貨務六。……　在淮南則蘄，黃，廬，舒，光，壽六州，官自爲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者十三。　六州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　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　其出鬻皆就本場。（卷一八三）

宋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　官鬻通商，隨州郡所宜。　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卷一八一）

宋之經費，茶，鹽，礬之外，惟香之利最博，故以官爲市焉。（卷一八五）

宋榷酤之法：諸州城內，皆置務釀酒。　縣鎮鄉閭，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遺利，所在多請官酤。（同上）

崇寧二年，知漣水軍錢景允言，“建立學舍，請以承買醋坊錢給用。”　詔常平司計無害公費，如所請。　仍令他路準行之。　初元祐臣僚請罷榷酤。　戶

部謂本無禁文。 後翟思請以諸郡醋坊日息用餘，悉歸常平。 至是景允有請，故令常平計之。（同上）

可是，百姓雖然不許點燈，州官却可以放火。 這幾種物品，一般民衆雖不能私賣或私製，官吏們却可憑藉他們在政治上的力量來私營取利。 這種情形，除如上所述外，關于香的私賣，第四節曾引宋會要職官七二說知隨州湯鷟"縱親弟帶領兇惡人私販香貨入榷場。" 又職官七三載慶元五年

七月二十五日，新除大理評事費埏指揮寢罷。 以臣僚言埏監雜賣場門，彊買香貨，出賣客人，所得倍利，以爲馬下支遣，實爲己私。

關于茶，鹽的私賣，職官六五載治平二年

八月二十五日，前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度支郎中王陶責建寧軍節度副使，不僉書州事，復州安置。 坐……男履潔與販私茶，鹽，收買銅器，受客人銀錢，夾帶私鹽故也。

此外關于鹽，酒的私賣，宋會要有如下的記載：

（天聖）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詔前河北轉運使王沿候服闋，以僻小知州授之。先是命河北李諮覆驗沿治狀。 諮按沿嘗假官舟販鹽；以男爲名，令其幹釀。故免鞫（鞫？）問，而有是責。（職官六四）

（淳熙十六年）六月十二日，詔新除大理寺丞沈維與宮觀……。 以言者論維貪冒營私，不顧廉恥。 昨守劍南日，縱容子弟，交通關節，般販私鹽，屠牛開酤，醜穢狼籍。…… 故有是命，（職官七二）

其中關于王沿私販鹽，酒的記載，續通鑑長編卷一一〇亦說：

丁卯，降權三司使給事中胡則知陳州，殿中侍御史王沿候服闋，與僻小處知州。 初則爲河北都轉運使，沿嘗就則假官船販鹽；又以其子爲名，求買酒場。 張宗誨摘發之。 朝廷雖責宗誨，復下其事轉運司。 按得實，故則與沿並坐責。

按張宗誨所以被責，是因爲他摘發王沿事，動機不純潔，是借端復仇的原故。 宋史卷二六五張齊賢傳云：

宗誨在開封日，御史王沿劾其嗜酒廢事。 及爲河北轉運使，乃發沿居喪假官

賈販。　朝論惡之。

此外宋史卷二九九胡則傳亦記有王沿私販鹽，酒事：

初則在河北，殿中侍御史王沿嘗就則假官舟販鹽；又以其子爲名，祈買酒場。至是張宗誨摘發之。　按驗得實，出則知陳州。

以上是宋代官吏私營專賣品貿易的大概情形。　其中關于茶，鹽，酒等貿易的私營，因爲材料較多，分爲下列三項述之。

乙、茶業之私營

宋代私賣茶的官吏，以主管茶政的人爲多。　那時主管茶政的機關名叫榷貨務，設于京師及產茶要地。　宋史卷一八三食貨志說：

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　給券隨所射與之。

宋榷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眞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爲軍，曰蘄州之蘄口，爲榷貨務六。

這些榷貨務的官吏，在北宋時往往不用私人資本，盜取官茶貿易。　續通鑑長編卷十八載太平興國二年的法令云：

榷務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五百以下，徒三年；三貫以上，黥面送闕下。

宋史卷一八三食貨志更載有此年前後的法令：

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者死。　自後定法，務從減輕。　太平興國二年，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三貫以上，黥面送闕下。　淳化三年，論直十貫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

此外他們又往往私與茶商交易。　宋史卷二八五梁適傳說：

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罷知鄭州。　京師茶賈負公錢四十萬緡。　鹽鐵判官李虞卿案之急。　賈懼，與吏爲市，內交于適子弟。　適出虞卿提點陝西刑獄。

據上引食貨志，在京師與茶賈發生關係的政治機關是榷貨務；所以這裏說"京師茶賈""與吏爲市"的"吏"，應卽是榷貨務的官吏。

其次，宋代邊吏也常常私營茶業。　在北宋，宋史卷二五五張永德傳說：

永德在太原，嘗令親吏販茶規利，……爲轉運使王嗣宗所發，罷爲左衛上將軍。

在南宋，宋會要職官七二載淳熙十六年

三月六日，詔知盱眙軍葛棫降兩官……放罷。以淮東安撫司究實棫買低茶轉賣公庫，錢入己……故有是命。

此外北宋官吏在西北邊境私營茶的出口貿易，已見第四節，不復贅。

丙、鹽業之私營

宋代官吏私營鹽業之風甚盛，見于各史籍的記載亦很多。尤其南宋，私營鹽業的官吏，不限于各地的地方官，或是主管鹽政的當事人，而且包括有當時的宰相及將帥等。南宋宰相之私營鹽業，以史嵩之及賈似道二人爲最著。東南紀聞（撰人佚）卷一說史嵩之私賣鹽云：

理宗朝，史嵩之當國，往往以深刻得罪公論。鬻之商運，自昔而然。嵩之悉從官鬻。價直低昂，聽販官自定。其各州縣則有提領考其殿最，以辦多爲優。于是他鹽盡絕，官擅其饒。每一千錢重，有賣至三千足錢者。深山窮谷，數百里之錢，無不輻輳。……有無名子以詩嘲之曰："萬舸千艘滿運河，人人盡道相公鬻。相公雖是調羹手，傅說何曾用許多？"

關于此事，李昴英文溪集卷八再論史嵩之疏亦說：

席卷部內之帑藏，囊括諸路之利源，借國用匱乏之名，鬻販貨易，籠歸私室，是爲蠹國之盜臣。

至于賈似道之私營鹽業，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五說：

似道令人販鹽百艘至臨安賣之。太學生有詩云："昨夜江頭長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鬻。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此外，關于南宋將帥之私營鹽業，宋史卷一八二食貨志說：

（寶祐四年）十有二月，殿中侍御史朱熠言："鹽近者課額頓虧，日甚一日。姑以眞州分司言之，見虧二千餘萬。皆由臺閫及諸軍將帥與販規利之由。"于是復申嚴私販之禁。五年，朱熠復言："……是以貪墨無恥之士大夫，知

朝廷住買浮鹽，龍斷而籠其利。……　爲今之計，莫若……一則可以絕戎閫爭利之風；二則可以續鍋戶烹煎之利。”　有旨從之。

至于地方官吏及主管鹽政的當事人之私營鹽業，散見于下引各文。

現在分述宋代官吏私賣解鹽，川鹽，淮鹽，浙鹽，及粵鹽的情況：

（1）解鹽　私賣解鹽的官吏，以主管解鹽的人爲最多。　續通鑑長編卷十八載太平興國二年的法令云：

其諸處池監監臨主者盜官鹽販鬻以規利，亦如盜粢鹽之法。……　于是比乾德之禁，增闌入至二百斤以上，粢鹹及主吏盜販至百斤以上，鬻鹽入城市五百斤以上，並杖背黥面送闕下。

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亦說：

自乾德四年後，每詔優寬。　太平興國二年，乃詔闌入至二百斤以上，鬻鹹及主吏盜販至百斤以上，鬻鹽入城市五百斤以上，並黥面送闕下。　至淳化二年，改前所犯者正配本州牢城。

按同書又說：

引池爲鹽，曰解州解縣，安邑兩池。

續通鑑長編卷十八所說“諸處池”，卽指這些鹽池而言。　食貨志說，“自乾德四年後，每詔優寬。”　這乾德四年的詔令，卽續通鑑長編說的“乾德之禁”，不見載于食貨志，但續通鑑長編卷七却載乾德四年十一月，

詔重寬鹽麴法。　官鹽闌入至百斤，粢鹹至五十斤，主吏販易及闌入百斤以上乃死。

由此可知“主吏販易及闌入百斤以上”，在乾德四年要處死刑，在太平興國二年只“杖背黥面送闕下”，到了淳化二年則處罰更輕，只“正配本州牢城”。　除此以外，別種官吏亦私營鹽業。　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說：

元符元年，……永興軍，渭州，河北，高陽，檟陽，涇等縣，如同，華等六州軍，官仍自賣鹽；而禁官司于折博務買解鹽販易規利。

按官司于折博務買到解鹽，除在永興軍等地販賣外，大多數運往四川銷售。　同上：

慶曆二年，……又禁商鹽私入蜀。　置折博務于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

貨，易鹽趨蜀中以售。

四川本來出產井鹽，但其中益州，利州等地出產較少，所以要仰給于解鹽。 宋史一八三食貨志云：

> 先是益，利鹽入最薄，故幷食大寧監，解池鹽。 商賈轉販給之。 慶曆中，……

此外，由四川販茶往陝西的官吏，亦私運解鹽回四川銷售。 蘇轍欒城集卷三六論蜀茶五害狀說：

> 川茶本法，止于官自販茶，其法已陋。 今官吏緣法爲姦，……因販茶還脚，販解鹽入蜀。 所販解鹽，仍分配州縣，多方變賣，及折博雜物貨，爲害不一。

（2）川鹽 關于官吏之販賣川鹽取利，續通鑑長編卷十八載太平興國二年

> 夏四月辛卯朔，右拾遺郭泌言："劍南諸州官糶鹽，斤爲錢七十。 豪民黠吏，相與囊橐爲奸。 賤市于官；貴糶于民，斤爲錢或至數百。 望稍增舊價爲百五十，則豪猾無以規利，而民食賤鹽矣。" 從之。

又欒城集卷三六論蜀茶五害狀說：

> 今官吏緣法爲姦，遂又販布，販大寧鹽，販蠟器等物。

按宋史卷八九地理志說：

> 大寧監，同下州。 開寶六年，以夔州大昌縣鹽泉所建爲監。

又同書卷一八三食貨志說：

> 鬻井爲鹽，曰益，梓，夔，利，凡四路。…… 夔州路三監，二十井，八萬四千八百八十石。

所以大寧監就是夔州路三監中之一。

（3）淮鹽 淮南出產的鹽很多，故行銷的範圍亦很闊。 宋史卷一八二食貨志說：

> 其在淮南，曰楚州鹽城監，歲鬻四十一萬七千餘石；通州豐利監，四十八萬九千餘石；泰州海陵監，如皐倉，小海場，六十五萬六千餘石。 各給本州及淮南之廬，和，舒，蘄，黃州，無爲軍，江南之江寧府，宣，洪，袁，吉，

筠，江，池，太平，饒，信，歙，撫州，廣德，臨江軍，兩浙之常，潤，湖，睦州，荆湖之江陵府，安，復，潭，鼎，岳，鄂，衡，永州，漢陽軍。 海州板浦，惠澤，洛要三場，歲鬻四十七萬七千餘石；漣水軍海口場，十一萬五千餘石。 各給本州軍及京東之徐州，淮南之光，泗，濠，壽州，兩浙之杭，蘇，湖，常，潤州，江陰軍。

由此可見淮鹽的行銷地，除兩淮外，包有江南，荆湖諸路及京西，兩浙的一部份。淮鹽的行銷地是那麼大，由生產地運出的數量是那麼多，水陸——尤其水道——運輸的規模當然是很大的。 主管這種運輸的官員，上自轉運使，下至綱吏舟卒，都乘機販賣私鹽，或偷賣官鹽。 宋會要職官六四載慶曆四年

八月三日，前淮南路轉運使司勳郎中張可久責（保）信軍節度副使。 坐販私鹽部中也。

續通鑑長編卷一五一亦載此事云：

司勳郎中張可久責授保信節度副使。 坐前爲淮南轉運使，販私鹽萬餘斤在部中也。 監察御史包拯乞不以見獲斤兩定罪，特于法外重行遠地編置，以警贓吏，故有是命。

這是轉運使販私鹽的例。 至于綱吏舟卒之偷賣官鹽，宋史卷一八二食貨志說：

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 自通，泰，楚運至眞州，自眞州運至江，浙，荆湖，綱吏舟卒侵盜販鬻，從而雜以沙土。 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 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繼，而莫能止。……”

李覯直講先生文集卷十六富國策第九亦云：

今之郡國者，昔之郡國也；戶口蕃息，則倍蓰矣。 而糴益少，鹽益滯者何也？ 是姦謀入焉耳。 彼鹽之來，遠者逾江湖，歲于波，月于風焉。 近者亦百數十里，維堤堰，宿葭蒹焉。 軍之窮，吏之狡者，家于是，食于是，私賣其什之幾而足以它物，固其常也。 既輦而倉，則舉掌之人又私賣其什之幾而足以它物。 無慮公鹽常失其半而半它物焉。

其中關于運往江南西路的鹽綱吏卒之私營鹽業，王鞏聞見近錄亦云：

江西舊漕鹽至州，有餘悉輸于官。 漕舟沿江貨所附私鹽。 既盡，遂盜官

物。 鹽盡，鑿舟沈之，聲言風水。 每歲拋失十之三四。 而盜取監臨私貨抵法，枕藉于市。

除運輸官吏外，在淮鹽生產地作官的人，也私營鹽業。 宋會要職官七三載慶元元年

四月二十七日，淮東提舉陳損之……放罷。 ……以臣僚言損之盜官鹽販往江上，得錢買貨入蜀。

又淮鹽行銷地的官員，也常常私賣淮鹽。 在荆湖北路的，宋會要職官七二載淳熙九年

五月十五日，朝奉大夫知岳州趙善特降一官放罷。 以漕臣劾其……收買客鹽，倍增市價，均配屬縣，故有是命。

這裏說的"客鹽"，是指淮鹽而言。 因爲上引食貨志說過，荆湖的岳州是淮鹽行銷地之一。 又續通鑑長編卷十八載太平興國二年

右千牛衞將軍董繼業，前知辰州，私販鹽賦于民。 斤爲布一匹，鹽止十二兩，而布必度以四十尺。 民甚苦之，有詣闕訴其事者。 下御史獄鞫實。 于是責繼業爲本部中郎將。

知辰州董繼業所私販的鹽，也是淮鹽。 上引食貨志雖然沒有說淮鹽供給辰州，但却說供給荆湖大部份的地方。 由此類推，其餘小部份的地方，如辰州等，雖然沒有說及，實亦是淮鹽的行銷地。 因爲北宋時，荆湖各地的食鹽，除淮南外，再沒有其他地方可以仰給。 固然，廣西鹽（因爲產鹽的廉州，在宋代屬廣南西路。 見宋史卷九〇地理志。）也到那裏行銷，但這只是南宋時的事。 嶺外代答卷五云：

時楊么擾洞庭，淮鹽不通于湖，湘，故廣西鹽得以越界。 一歲賣及八萬籮，每籮一百斤。

此外，在兩浙路的，宋會要職官七三云：

（紹熙三年三月）九日，詔前平江府許浦水軍統制陳緒降兩官，羊滋展三年磨勘。 以本軍都統司言緒等關借官錢，令將官董端等在外販賣私鹽，故有是命。

（慶元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許浦駐劄御前水軍副都統制馮健放罷。 以臣僚

言健出自行伍，本無勇略，多役水軍與販鹽貨，貪淫不法，敗壞軍政。

按宋史卷八八地理志云：

平江府，望，吳郡。　太平興國三年，改平江軍節度，本蘇州。　政和三年，升爲府。　紹興初，節制許浦軍。

上引食貨志曾說淮鹽供給蘇州，而平江府不過是由蘇州改來的名稱，所以平江府許浦水軍統制及副都統制等私賣的鹽是淮鹽。

（4）浙鹽　宋會要職官七二載淳熙十二年十一月

十四日，知台州熊克放罷。　以浙東提刑趙公碩，提舉常平岳甫奏克在任縱容軍人盜販私鹽，……故有是命。

又職官七三載紹熙三年八月

十八日，詔前襄陽府宜城縣令持服錢逖降兩資，候服闋日與遠小監當差遣。　逖居天台，貸米穀與逃軍周念二等，令各持兇器，護送私鹽，藏于其家。　爲縣尉捕獲。　本路提舉黃唐言之。　故有是命。

此事又見于樓鑰攻媿集卷三四從政郎錢逖降兩資候服闋日與遠小監當：

敕具官某：細民以煮海爲業，私販冒禁，或未能免。　爾仕至邑令，又方執喪，使者廉按，謂爾爲逋逃之淵藪，何耶？　削去二階，姑令終制。　朝祥暮貶，其尙何辭。

據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天台是台州的一縣。　又據同書卷一八二食貨志，台州是浙鹽產地之一：

其在兩浙，曰……台州黃巖監，一萬五千餘石。

以上是官吏在台州私販浙鹽的情況。　此外，宋會要職官七三又載官吏于外出公幹時乘機私販浙鹽云：

（紹熙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詔溫州通判傅頤……降一官放罷。　頤被檄往處州審問大辟，其所帶人從販賣私鹽，傅頤全不鈐束，因致捕捉，殺死人命。……故有是命。

按宋史卷一八二食貨志云：

溫州天富南北監，密鵝，永嘉二場，七萬四千餘石。……　以給本州及越，

處，衢，婺州。

由此可知溫州是浙鹽的出產地，處州是行銷地。 傅頤和他的隨員由溫州往處州公幹時，正好販運私鹽以取利。

(5)粵鹽 兩粵的鹽，以廣州及廉州的出產爲主。 宋史卷一八三食貨志云：

> 廣州東莞，靖康等十三場，歲鬻二萬四千餘石。…… 廉州白石，石康二場，歲鬻三萬石。

在這兩地作官的人，大都私營鹽業。 同上：

> 寶慶元年，以廣州安撫司水軍大爲與販（販鹽——作者），罷其統領尹椿，統轄黃受，各降一官。

這是關于廣州方面的。 至于廉州，宋會要職官七二載淳熙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詔知廉州黃萬頃…… 放罷，…… 特降兩官。 以臣僚論萬頃天資貪鄙，專事苛刻，違法賣鹽，採珠二事，尤爲民害……故有是命。

此外，在兩粵各地，官吏也私營鹽業。 宋會要職官七三載紹熙五年正月二十九日，詔賀州通判張適……放罷，……永不得與親民差遣。 以臣僚言適擅賣官鹽，及……故也。

又職官七四云：

> （慶元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修武郎知萬安軍張湊降一官放罷。 以廣西經略司奏湊……科配民丁計口賣鹽，規圖剩利，以歸私帑。
>
> （嘉定五年五月三十日）知高州黃鳳追三官，永不得與親民釐務差遣。 先是右正言董居誼言……既而廣西提刑崔與之復言，鳳治郡亡狀，勒主客戶納錢買鹽，發賣收利。 故有是命。

丁、酒業之私營

北宋官吏私營酒業的風氣，以仁宗時爲最利害。 宋史卷三二〇呂溱傳說：

> 徙成德軍。…… 溱豪侈自放，簡忽于事。 與都轉運使李參不相能。 還判流內銓。 參劾其借官麴作酒，以私貨往河東貿易，及違法受餽贓。 事下大理，議溱未嘗受。 而外廷紛然，謂溱有死罪。 帝（仁宗）知其過輕，但貶

知和州。

又宋會要職官六五載嘉祐三年三月

二十一日，刑部郎中直龍圖閣知兗州王逵追一官勒停；都官員外郎通判馬預贖銅，徙小處通判。　初逵以公用蠟蠋及墨遺京師要官，又……。　馬預訟其事。　而預亦以鬻所得酒于部中。　故偕坐之。

又前述殿中侍御史王沿命其子私營酒業，也是仁宗時事。　此外，哲宗時也有官吏私賣酒的記載。　欒城集卷三六論蜀茶五害狀云：

兼臣訪聞陸師閔去年自成都移治永興，仍取成都供給，有本府衙前楊日新者爲之賣酒。　至十二月中，師閔自覺非法，始移牒永興，成都止，就用永興供給。　其違法差衙前賣酒，及多請過成都供給，卽不曾舉覺。　其貪冒無恥，一至于此，亦乞令所差官便行體量。

到了南宋，官吏私營酒業之風更盛。　俞文豹吹劍錄說當時最高財政長官開設酒肆云：

高宗以（葉）夢得善理財，除資政殿學，兼提領財用。　朱勝非曰："昔張憖兼此，至于自設酒肆。　人皆非之。"

按宋史卷三六三說張憖：

建炎改元，爲戶部尚書。　除同知樞密院事，措置戶部財用，兼御營副使。（本傳）

又鷄肋編卷下說當時主要將帥張俊

營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樓。　般運花石，皆役軍兵。　衆卒謠曰："張家寨裏沒來由，使他花腿拾石頭。　二聖猶自救不得，行在蓋起太平樓。"

這都是當時行都的情形。　至于各地，北至淮水，南至廣東，官吏也是同樣的私營酒業。　宋會要職官七二載淳熙五年五月

十八日，淮西轉運副使張士元，知安豐軍丁逢並放罷。　以言者論士元冒佃官地，……逢遣人過淮鬻酒，二人罪惡不可縷數，故俱罷。

又職官七三載慶元元年

十二月三日，廣東運判徐柟放罷。　以右正言劉德秀言，柟立朝則人以爲怪

僻，在外則又加以貪暴，居家則縱子女沽賣私醞，臨政事則交通賄賂。

南宋官吏之私營酒業，有兩大特色：(1)以公家的米麥作原料來造酒，販賣所得的利潤却歸入私囊。 如朱熹按唐仲友第三狀（朱文公文集卷十八）云：

> 公使庫自來不許賣酒。 緣添歸正人，合支些小供給錢。 （知台州唐）仲友到任以來，以此爲名，公庫每日貨賣生酒至一百八十餘貫，煮酒亦及此數。一日且以三百貫爲率，一月凡九千貫，一年凡收十萬餘貫。 其所造酒，米麥之屬，既並取于倉庫羨餘；而所收息錢，太半不曾收附公使錢曆，並是入己。

有些官吏甚至盜取公家的酒來賣。 宋會要職官七三載紹熙二年六月

> 二十二日，詔權發遣澧州萬良耜放罷。 以本路運判薛叔似言其賣公庫酒，而不入經制，私羅軍糧，剝剝兵士，貪狀寖露故也。

(2)私酒可以不納稅，成本較賤，從而售出的價格亦廉。 合法——要納稅——的酒因成本重，價格遂貴。 二者相遇，後者銷路大減，或甚至全被打倒。 結果，酒的課額大受影響，虧損得很利害。 宋會要職官四一載紹熙五年十二月

> 九日，淮西總領鄭湜奏："總領之職，在調度糧餉，稽察軍政而已。 乾道八年，總領周閎欲興酒利，始奏乞撥諸司酒課併歸總所，管趁御前幷朝廷淨息錢三十萬貫。 遞年又抱認淨息錢二十五萬貫，又增認建康府稅錢一萬貫，通管趁到淨息錢五十六萬貫。 自撥併之初，朝廷約束方新，諸司不肯過數造酒，亦不敢私自酤賣。 數十年來，諸司私造之酒，月增歲盛。 始者舉在城之酒惟歸一總所，故所虧稅額不爲甚多。 後來裂爲四五，各私其利。 酒課既已暗分，每年嘗虧淨息二十餘萬；往往皆侵移經常錢兌發，及別作營運補掩。見今已侵過經常錢四十四萬餘貫，抱欠朝廷椿管錢八十三萬餘貫。 若不以利害分明控告，向後轉見狼狽。 乞……"

又職官七二說：

> 同日（淳熙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知鄂州趙善括放罷。 以總領周嗣武，漕臣陳延平言趙善括……彊令拍戶沽買私酒，白納利錢，侵都統司課額故也。

上述官吏私營酒業的兩種行爲，都是違法的事情。 可是幹這些事的官吏們，因

爲利之所在，却不管這許多。 就是被干涉，他們不特不服，而且恃勢凌人。 如宋會要職官七二載淳熙六年十月

十六日，新知鄂州周極放罷。 先是極知秀州日，自帶私家坐船，于本州酤賣私酒，爲酒務轄下人所捕。 極忿怒其人，誣以行劫，掠栲有至死者。 大理寺鞫得其實，先詔追三官勒停。 至是起廢。 中書舍人鄭丙言其爲惡不悛，愈益恣橫，故有是命。

又如職官七三載嘉泰二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新國子書庫官趙師蒼罷新任。 以殿中侍御史張澤言其因私酒敗獲，必欲求勝，彊橫健訟，凌壓官司。

此外，下述二事也是官吏憑藉政治勢力來販賣私酒的例子：

（淳熙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戶部侍郎李安國放罷。 坐……爲湖廣總領，縱親戚子弟於諸庫買酒，託兵將官大價出賣，多占破……故也。

（嘉泰元年正月）十九日，知彭州史容特降一官……放罷。 以容守彭州，用親隨冒請軍糧，交通關節，夾造私醞貨賣……故也。

八 其他各種商業之私營

甲、飲食業之私營

北宋官吏之私營飲食業，除前述私販茶，鹽，酒，醋等事外，以私賣食粮爲最多。 如宋史卷二七四說田欽祚

遷引進使，爲晉州都鈐轄。…… 所受月奉芻粟，多販鬻規利。 爲部下所訴。 責授睦州團練使。

續通鑑長篇卷二十亦載有此事．

引進使汾州防禦使田欽祚護石嶺關屯軍。…… 月俸所入芻粟，多蓄之，以俟善價，而規其利。 爲部下所訴。 詔鞫之。 欽祚具伏。 責授睦州團練使，仍護軍。

把"所受月奉芻粟"作商品來賣，算是比較守法的了。 有些不法的官吏，更擅借官錢作資本來販賣食粮。 宋史云：

（太平興國六年）十一月丁酉，監察御史張白坐知蔡州日假貸官錢糴糶，棄市。（卷四太宗紀）

（滕）中正嘗薦舉監察御史張白知蔡州。假貸官錢二百貫，糴粟麥以射利，坐棄市。中正降爲本曹員外郎，依舊知雜事。（卷二七六滕中正傳）

續通鑑長編卷二二亦載太平興國六年

十一月丁酉，監察御史張白棄市。白前知蔡州，假貸官錢，居糴粟麥以射利故也。膳部郎中知雜事滕中正嘗荐白，責授本曹員外郎。

此外宋會要職官六四亦載有此事：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十一月三日，膳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滕中正責本曹員外郎，依舊知雜事。先是監察御史張白坐知蔡州日，假貸官錢三（宋史作二）百貫，糴粟麥居以射利，棄市。中正坐荐白故也。

以上是北宋官吏私販食粮的情況。至于南宋，據宋會要所載，有如下述：

（淳熙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司農寺主簿丁允文……放罷。以允文嘗受部綱人賄賂，容其作弊，兼自販米糶與糴場……故黜之。

（慶元元年）四月二十七日，……知揚州錢之望特降直徽猷閣。以臣僚言……之望將備邊樁積之錢，糴米轉賣營運。

宋代官吏之私營飲食業，除上述外，有開設魚鮓鋪的。朱文公文集卷十八按唐仲友第三狀云：

仲友在鄉，開張魚鮓鋪。去年有客人販到鮓鮭一船，凡數百斛。更不容本州人戶貨買，並自低價販般歸本家出賣。並差本州兵級般運其他海味，悉皆稱是。至今逐時販運不絕。

此外又有屠牛來賣的。第七節曾引宋會要職官七三說武翼郎士琚

縱容男不逭，不退聚集不逞，毆打居民，醞，酤，屠牛，官司不能禁約。

乙、布帛業之私營

北宋官吏私營布帛業，有四種特色足以使他們得到很大的利潤：(1)逃稅。如宋史卷二六〇米信傳云：

（端拱）二年，改鎮橫海軍。……　嘗私市絹附上計吏，稱官物，以免關征。上（太宗）廉知之。　四年，召爲右武衞上將軍。

又卷三〇五薛映傳云：

映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　與（姚）鉉既不協，遂發鉉……廣市綾羅，不輸稅。　眞宗遣御史臺推勘官儲映勃鉉得實，貶連州文字。

宋會要職官六四亦載景德三年

十月十三日，兩浙轉運使起居舍人直史館姚鉉除名爲連州文學。　鉉在任……託湖，婺，睦三州長吏市繒帛，不輸征算，……爲知杭州薛映所發。　法寺議罪當奪一官。　特詔削籍。

此事又見于續通鑑長編卷六四：

鉉與映滋不協。　映遂發鉉……廣市綾羅，不輸稅，……上遣御史臺推勘官儲拱（宋史作映。）勃鉉得實。　法寺議罪當奪一官。　特詔除名爲連州文學。

（2）私役吏卒販賣，以省下另外雇人的工錢。　如宋史卷二八八孫沔傳說沔

在幷州私役使吏卒往來青州，麟州市賣紗，絹，綿，紙，葯物。

（3）利用政治勢力，以賤價購進貨物。　這由于下述孫沔壓迫提高紗價的商民，可以知道：

諫官吳及，御史沈起奏知杭州孫沔淫縱無檢……而使者奏沔……在杭州嘗從蕭山民鄭旻市紗，旻高其直，沔爲恨。　會旻貿紗有隱而不稅事。　事覺，沔取其家簿記積計不稅者幾萬端，配隸旻他州。（同上）

（4）官吏于外出公幹時，乘機私販布帛。　續通鑑長編卷二四七載熙寧六年九月

壬戌，御史蔡確言：“聞京東，河北路提舉監稅王伯瑜于所部商販逐利。　奏事赴闕，及出巡至近畿，販京東，河北帛入京師，復以京師帛賈濱，棣間。往往與本部公人秤子交市。　家有數機，更自織造。　伯瑜人物至下，幸蒙任使，以案察爲職，而身不奉法，貪恣之聲，流于道路。　乞遣官窮究其事，以戒搢紳。”　詔京東，河北轉運提點刑獄司體量以聞。　其後逐司言，“伯瑜在職，審有不公事狀。”　詔送京西北路差官勘之。　伯瑜坐追四官勒停，唐州安置。

又欒城集卷三六論蜀茶五害狀說官吏于販茶時私販布帛云：

今官吏緣法爲姦，遂又販布……等物。……　其間紗羅皆販入陝西，奪商賈之利。

南宋官吏之私營布帛業，以知台州唐仲友開設綵帛鋪爲最著。　他經營綵帛鋪的方法，見于朱文公文集卷十八按唐仲友第三狀中。　他經營的方法是利用公家的勞動力，不給酬報：

本州收買紫草千百斤，日逐拘繫染戶在宅堂及公庫變染紅紫。……　其餘所染到眞紅紫物帛並發歸婺州本家綵帛鋪貨賣。

利用公家的生產工具：

又乘勢雕造花板，印染斑纈之屬，凡數十片，發歸本家綵帛鋪充染帛用。

利用公家的原料：

仲友因修造兵器，前後發買牛羊皮穿甲，及生絲打弓弩弦，支破不可勝計。其牛羊皮買來甚少，錢亦不歸。　所買生絲，除量支作弓弩弦外，並發歸本家綵帛鋪機織貨賣。

利用公家的資本：

仲友貪墨無恥，素乏廉稱。　到官之初，適見公使庫有前政積下官錢十餘萬貫，遂有席卷之意。　乃擇姦猾使臣姚舜卿爲監官，幷與公庫手分馬澄日夕握手，密謀將公庫諸色官錢巧作名色支破，變轉官會，並用竹籠乘貯入宅。　輒先令其子節次作文字行李擔押歸。　前後幾數萬緡，皆有實跡。　及染造眞紫色帛等物，動至數千匹，皆用官錢。　託以人事爲名，逐旋發歸，以爲貨賣之資。　其他不急之物，往往稱是。

這樣一來，唐仲友經營綵帛鋪的成本（私人資本）是很輕的了。　可是成本雖然很輕，貨物出售時，却與人勾結，提高價格：

及去年十一月，次子娶婦，凡供帳幙窩染破紫綾羅絹凡數百匹，從人衣衫數百領，樂妓衣服，並是什物庫陸侃支公使庫錢，往仲友私家婺州所開綵帛鋪，高價買到暗花羅幷瓜子春羅三四百匹，及紅花數百斤。

以上是唐仲友私營綵帛鋪的情況。　此外，其他官吏亦私營布帛業。　宋會要云：

（淳熙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詔前知漢州賈偉黷貨欺罔，可追三官勒停。先是偉……而都統郭杲迺言偉嘗賣川布三千匹與軍中，以價高不爲收買事，故有是命。（職官七二）

（嘉定）八年正月九日，……知房州廖覘放罷。　以臣僚言……覘到任之初，多令私僕販運紗布，貪汚酷毒。（職官七五）

丙、木材業之私營

宋代官吏私營木材業的風氣，以北宋初年爲最盛。　當時的達官貴人多半遣人至陝西秦，隴間購買竹木，免稅運回汴梁，高價出賣，以取厚利。　宋史卷二五七王仁贍傳（續通鑑長編卷二一有相似的記載）載太平興國

五年，仁贍廉得近臣戚里遣人市竹木秦，隴間，聯巨筏至京師；所過關渡，矯稱制免算；既至，厚結有司，悉官市之，倍收其直。　仁贍密奏之。　帝（太宗）怒，以三司副使范旻，戶部判官杜載，開封府判官呂端屬吏。　旻，載具伏罔上，爲（續通鑑作貴）市竹木入官；端爲秦（續通鑑多一王字）府親吏喬璉請託執事者。　貶旻爲房州司戶，載均州司戶，端商州司戶。　判四方館事程德元（宋史三〇九本傳作玄。　清聖祖名玄燁，故清刻本諱玄爲元。），武德使劉知信，翰林使杜彥圭（續通鑑作珪），日騎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趙延溥，武德副使竇神興（續通鑑作仁寶），左衞上將軍張永德，左領軍衞上將軍祁廷訓，駙馬都尉王承衍（續通鑑作衍，衍誤。　按宋史二〇五王審瑫傳，審瑫有二子，承衍，承衎；爲駙馬都尉而私販竹木的人是承衍，非承衎。），石保吉，魏咸信，並坐販竹木入官，責降罰奉。

按秦，隴二州在宋代屬陝西路，是林木的生產地。　宋史卷八七地理志說：

陝西路……有銅，鹽，金，鐵之產，絲、枲，林木之饒。

又卷二七〇高防傳云：

（秦）州西北夕陽鎮，連山谷，多大木。

此外續通鑑長編卷三亦說：

秦州夕陽鎮，古伏羌縣之地也。　西北接大蘗，材植所出。

而宋初汴梁是新興大帝國的政治中心，人口驟增，無論政治機關，或其他建築，舊者都不夠用，有大興土木的必要。宋史卷二九三田錫傳云。

> 田錫，……太平興國三年進士……既居諫官，卽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其略曰："……爾者寓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加又闢西苑，廣御池，雖周之靈囿，漢之昆明，未足爲比。而尙書省湫隘尤甚，郎曹無本局，尙書無廳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邪？臣願陛下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疏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

可是汴梁本身幷不出產木材，所以不得不以秦，隴爲主要的木材供給地。續通鑑長編云：

> 秦州夕陽鎭，古伏羌縣之地也。西北接大蔥，材植所出。戎人久擅其利。及尙書左丞高防知秦州，因建議置采造務。闢地數百里，築堡據要害，戍卒三百人。自渭而北，則屬諸戎；自渭而南，則爲吾有。歲獲大木萬本以給京師。（卷三）
>
> （張）平，臨朐人。初以右班殿直監市木秦，隴。平悉究利病，更立新制，建都木務。計水陸之費，以春秋二時，聯巨筏，自渭達河，歷砥柱，以集于京師。期歲之間，良材山積。（卷二十八）

此二事又分別見于宋史卷二七〇高防傳，二七六張平傳。這種生產地與消費地間的木材貿易，除政府經營外，因爲利之所在，官吏們多派人來往私營。其中情形，已如上引王仁贍傳所述。傳中所載參加私販的官吏，除杜載外，在宋史各傳中大都可攷。現分述如下：

（1）范旻　宋史卷二四九王質傳云：

> 召（范旻）爲右諫議大夫，三司副使，判行在三司。又兼吏部選事。師還，加給事中。坐受人請求，擅市竹木入官，爲王仁贍所發，貶房州司戶。

（2）呂端　二八一呂端傳云：

> 會秦王廷美尹京，召拜考功員外郎，充開封府判官。……尋坐王府請託執事

者，違詔市竹木，貶商州司戶參軍。

(3)程德玄　三〇九程德玄傳云：

是（太平興國三年）秋，領代州刺史。　從征太原，爲行宮使。　師還，以功改判四方館事。　俄遷領本州團練使，又加領本州防禦使。　五年，坐市秦，隴竹木，聯筏入京師，所過矯制免算，又高其估以入官，爲王仁贍所發，責授東上閤門使，領本州刺史。　陝府西南轉運使左拾遺韋務昇，京西轉運使起居舍人程能，判官右贊善大夫時載，坐縱德玄等于部下私販鬻，務昇洎能並責授右贊善大夫，載將作監丞。

又續通鑑長編卷二一載太平興國五年

（九月）丁未，京西轉運使起居舍人程能責授右贊善大夫，判官右贊善大夫時載責授將作監丞。　坐縱程德元等于部下私販竹木，不以告也。

（十月）甲午，左拾遺韋務昇責授右贊善大夫。　坐爲陝西北路轉運使日，縱程德元等于部下私販竹木，不舉劾故也。

(4)劉知信　四六三劉知信傳云：

太宗卽位，進領本州（錦州）團練使，拜武德使。　從征河東，又爲行宮使。太平興國五年，坐遣親信市竹木于秦，隴，矯制免所過算緡入官，多取其直，左授軍器庫使，領錦州刺史。

(5)杜彥圭　四六三杜審琦傳云：

（杜）彥圭起家六宅副使，遷翰林使。……　坐市竹木矯制免算，責授洛苑使，饒州刺史。

(6)趙延溥　二五四趙晁傳載太平興國

五年，殿前白進超卒，卽日以（趙）延溥爲日騎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兼權殿前都虞候事。　坐遣親吏市竹木，所過關渡矯稱制免算，責授登州團練使，令赴任。

(7)竇神興　見于四六六竇神寶傳。　但沒有提及私販竹木事，只說：

竇神寶……兄神興，左領軍衞大將軍致仕。

(8)張永德　二五五張永德傳云：

太平興國二年，來朝，拜左衞上將軍。　五年，坐市秦，隴竹木，所過矯制免關市算，降爲本衞大將軍。

(9)祁廷訓　二六一祁廷訓傳載太平興國

二年冬，改左領軍衞上將軍。　五年，坐私販竹木，貴鬻入官，責本衞大將軍。

(10)王承衍　二五〇王審琦傳載開寶

三年，（王承衍）尙太祖女昭慶公主，授右衞將軍，駙馬都尉。……　太平興國……三年，加檢校太保。　坐市竹木秦，隴，矯制免稅算，罰一季奉。

(11)石保吉　二五〇石守信傳云

（石）保吉字祐之。……　開寶四年，……選尙太祖第二女延慶公主，拜左衞將軍，駙馬都尉。　俄領愛州刺史。　太平興國初，遷本州防禦使。　五年，坐遣親吏市竹木秦，隴間，矯制渡關，爲王仁贍所發，罰一季奉。

(12)魏咸信　二四九魏仁浦傳云：

開寶中，……（魏）咸信……選尙承慶公主，授右衞將軍，駙馬都尉。　踰年，出領吉州刺史。　太平興國初，眞拜本州防禦使。……五年，坐遣親吏市木西邊，矯制免所過稅算，罰一季奉。

在秦，隴與汴梁間私營木材的官吏，除上述諸人外，宰相趙普也有私販的嫌疑。宋史卷二五六趙普傳云：

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　普嘗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　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　權三司使趙玭廉得之，以聞。　太祖大怒，促令追班，將下制逐普。　賴王溥奏解之。

續通鑑長編卷十二記載得更詳細：

前右監門衞將軍趙玭既勒歸私第，不勝忿恚。　一日，伺趙普入朝，馬前斥普短。　上聞之，召玭及普于便殿，面質其事。　玭大言詆普販木規利。　先是，官禁私販秦，隴大木。　普遣親吏往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　吏因之竊于都下貿易。　故玭以爲言。　上怒，促閤門集百官，將下制逐普。　詔問太子太師王溥等，“普當得何罪？”　溥附閤門使奏云，“玭誣罔大臣。”

上意頓解。 反詰責珧，命武士撾之。 御史鞫于殿庭。 普力營救。 上乃特寬其罰，扶出之。 （開寶四年）夏四月丙寅朔，責爲汝州牙校。

此事又見于王偁東都事略及李元綱厚德錄。 東都事略卷二六云：

普遣親吏市木關，隴。 吏私市大木，冒稱普所市以規利。 前三司使趙珧以白太祖。 詔問太子太師王溥等，"普當何罪？ 溥等奏，"趙珧誣罔大臣。" 乃出珧爲汝州牙校。

厚德錄卷三云：

趙忠獻公普令親吏關，隴市木治第。 親吏因而私販。 三司使趙珧潛白太祖。 太祖召普與珧面質。 珧大言普販木。 太祖大怒，追班，將逐普。 詔問太子太師王溥等，"普得何罪？" 溥奏，"趙珧誣罔大臣。" 太祖意解，因令扶出。 珧貶爲汝州牙校。

根據這種種記載，趙普好像是一個清白無過的人，并沒有私販過木材。 可是再根據一些事實加以觀察，趙普是否眞的沒有私販，實在是很值得攷慮的問題。 至少，他私販的嫌疑是很重大，不易擺脫的：

（1）趙普是一個很貪心的人。 宋史本傳說：

（開寶）六年，帝（太祖）又幸其第。 時錢王俶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于廡下。 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 帝顧問何物。 普以實對。 上曰，"海物必佳。" 卽命啓之。 皆瓜子金也。 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 帝歎曰，"受之無妨。 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 普又以隙地私易尙食蔬圃，以廣其居。

這樣貪心的人，誰能担保他不是如當時貴戚近臣那樣私販竹木？

（2）本傳又說他"營邸店規利"（邸店的意義詳後）。 在邸店方面他是營商了，在私販竹木方面難保他不是營商。

（3）上文說他"遣親吏往市屋材"，"遣親吏市木關，隴"。 據上邊種種記載，凡是遣親吏或親信往秦，隴市木的人，就是等于自己私販竹木，絕對不能只諉過于親吏。 如：

（劉知信）遣親信市竹木于秦，隴……（四三六本傳）

（趙延溥）遣親吏市竹木……（二五四趙昪傳）

（石保吉）遣親吏市竹木秦，隴間……（二五〇石守信傳）

（魏咸信）遣親吏市木西邊……（二四九魏仁浦傳）

所以趙普遣親吏市木，親吏私販，恐不是親吏的自由意志，而是趙普叫他去做的。這樣，趙普不能辭其咎。

（4）退一步說，就是趙普市木爲的是要修房子，也用不了多少木材，不必“聯巨筏”那麼大的規模來運送。

（5）最後，王溥所以爲他辯護，太祖所以忽而息怒，也是有理由的。他是宋代開國的功臣，與太祖有深遠的歷史關係，友誼很好。如宋史本傳說：

> 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

又東都事略卷二六云：

> 太祖寵待普如左右手。判大理寺雷德驤憤其屬附普，增減刑名，因求見太祖。語不遜，太祖大怒，叱之曰，“鼎鑊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德驤坐貶商州，又貶靈武。

因爲一時的過失而處罰他，在大體上似乎不好。所以王溥爲大體計，營救了他。太祖因爲想到過去和他的關係，也就得過且過，原諒了他。

以上是北宋官吏私營木材業的概況。至于南宋，宋會要職官四五云：

> 淳熙十六年七月十四日，臣僚言：“今來監司有興販木植，動以數高。高立價直，以牟厚利。至于貨賣不行，抑令所屬州郡變轉。州責之于縣，縣敷及于民，至有鬻產送納。況牌筏所過場務既免征稅，而住賣之處亦無抽解，不惟暗失官貨，又且攘奪商賈之利。乞嚴立禁止。如有違戾，許令內臺糾察，重賞典憲。”從之。

又職官七三載慶元元年

> 四月二十七日，淮東提舉陳損之，運判趙師龍幷放罷。……以臣僚言損之

……師曇往江上買木，結簿就眞州出賣，侵奪商賈之利。

又第二節曾引夷堅甲志卷十六說湖南提舉鄭峻販巨杉往維揚，獲利十倍。

丁、印刷業之私營

關于宋代官吏之私營印刷業，宋會要職官六四載慶曆四年五月

十四日，衞尉寺丞邱濬降饒州軍事推官，監邵武軍酒稅。　上封者言濬先作詩一百首，訕謗朝政，言詞鄙惡。……　又印書令州縣强買，以圖厚利。……故有是命。

這是北宋官吏印書販賣的情形。　至于南宋，以唐仲友私賣書籍爲最著。　他印刷書籍，用公家的錢作資本。　朱文公文集卷十八按唐仲友第三狀云：

仲友自到任以來，關集刊字工匠，在小廳側雕小字賦集。　每集二千道。　刊板既成，般運歸本家私坊貨賣。　其第一次所刊賦板，印賣將漫。　今又關集工匠，又刊一番。　凡材料，口食，紙，墨之類，並是支破官錢。

又卷十九按唐仲友第四狀云：

據葉志等供，草簿內，仲友以官錢開荀，楊，文中子，韓文四書，卽不見得盡饋送是何官員。

書籍印好以後，除一小部份仍歸公家外，大部份都携回自己家裏販賣。　卷十九按唐仲友第六狀云：

唐仲友開雕荀，楊，韓，王四子印板，共印見成，裝了六百六部，節次徑納書院。　每部一十五册。　除數內二百五部自今年二月以後節次送與見任寄居官員，及七部見在書院，三部安頓書表司房，幷一十三部係本州史教授，范司錄，石司戶，朱司法經州納紙兌換去外，其餘三百七十五部，內三十部係□表印，及三百四十五部係黃壇紙印到，唐仲友逐旋盡行發歸婺州住宅。　內一百部，于二月十三日令學院子董顯等與印匠陳先等打角，用箬籠作七擔盛貯，差軍員任俊等管押歸宅。　及于六月初九日令表背匠余綬打角一百部，亦作七擔，用箬籠盛貯，差承局阮崇押歸本宅。　及一百七十五部，于七月十四日又令印匠陳先等打角，同別項書籍，亦用箬籠貯，共作二十擔，擔夯係差兵級余

彥等管押歸宅分明。

這裏雖然沒有明說唐仲友販賣書籍，但他曾經把公家的生絲，染具等携到他自己開設的綵帛鋪去賣，那末，他這次携回用公款印就的書籍，自然也是携到他的書鋪或其他商店去賣了；因爲就是他自己要用，也用不了這許多的。

除印書販賣外，宋代官吏又有藉勢壟斷石刻的拓本，以獲厚利的。 徐度卻掃編卷上云：

東坡既南竄，議者復請悉除其所爲之文。 詔從之。 于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而吏畏禍所在，石刻多見毀。 徐州黃樓，東坡所作。 而子由爲之賦，坡自書。 時爲守者獨不忍毀，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樓名觀。 宣和末年，禁稍弛。 而一時貴游以蓄東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見售。 故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 有苗仲先者適爲守，因命出之。 日夜摹印。 既得數千本，忽語僚屬曰，"蘇氏之學，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獨存？" 立碎之。 人聞石毀，墨本之價益增。 仲先秩滿，携至京師盡鬻之，所獲不貲。

戊、邸店業之私營

宋代私營邸店業的官吏，文官方面有宰相趙普，何執中，武官方面有米信，保吉等。 關于趙普之經營邸店，宋史二五六趙普傳云：

普……又營邸店規利。

續通鑑長編卷十四云；

盧多遜在翰林，因召對，數毀短普。 且言普……營邸店，奪民利。

又宋會要職官七八亦云：

普……廣營邸店以規利。 太祖知其事，每優容之。

關于何執中之私營邸店，董弅閒燕常談云：

政和中，何執中爲首台，廣殖貲產。 邸店之多，甲于京師。 時有舊印行吉觀國所試爲君難小經義，稱爲上皇御製者，人競傳誦。 會大宴，伶官爲優戲相謂曰："官家萬機之暇，何所爲？" 曰，"不過燕樂爾！" 曰，"不然，亦如舉子作文義。" 問，"何以知之？" 遂舉爲君難義誦一過。 乃以手

加額，北鄉贊嘆，說，“聖意匪獨俛同韋布之士，留神經術，仰見兢兢圖治，不安持守之深意。 天下幸甚。” 又問，“宰相退朝之暇何所爲？” 曰，“亦作文義。” 問，“何義？” 曰，“爲臣不易義。” 乃批其頰曰，“日掠百二十貫房錢，猶自不易裏！” 蓋俚語以貪窶爲不易也。

至于武官方面之私營邸店，上官融友聚會談卷上云：

故滄州節度使米信，本銀夏部落。 以軍功，累官至加節鉞。 纖嗇聚歛，爲時所鄙。 京師龍和曲築大第，外營田園，內造邸舍，日入計算，何啻千緡？ 其長子簪……及信葬畢，……恣縱蕩費，更踰于前。 以至鬻田園，貨邸店。 未周歲，而日用之緡亦絕。

由此可知“邸店”又名“邸舍”。 又宋史卷二五〇保吉傳云：

保吉……家多財，所在有邸舍，別墅。

按邸店，或邸舍，卽現今的旅店或客棧，是用來租給四方客旅居住的。 鬼董（撰人佚）卷二云：

沈翁者，天目人，名寶。 家饒于財。 有邸舍數間，納四方客旅。 大雪中，一人衣青褐衣投宿。……

開設這種邸店的人，獲利甚大。 上引聞燕常談說何執中在汴梁開設邸店，“日掠百二十貫房錢”。 所以楊戩甚至想把太平興國寺改爲邸店以取利。 夷堅支丁卷一云：

政和中，……楊戩又議取太平興國寺改爲邸店及民舍，以收僦直。 初拆正殿，瘞佛像于殿基之下，至于支體破裂。 已而戩病亦胸腹潰析而死。 時中貴復有欲毀啟聖院者，坐是乃止。

按宋史卷四六八楊戩傳，“楊戩……政和四年，拜彰化軍節度使。…… 歷鎭安，清海，鎭東三鎭。 由檢校太保至太傅。…… 宣和三年，戩死。 贈太師吳國公。”

己、其他

(1)各種工業品之私販 宋史云：

有親校段洪進盜官木造器，市取其直。（卷二七〇高防傳）

（愼從吉）家富于財，尤能治生。　多作負販器儀賃，以至鬻棺槥于市。（卷二七〇愼知禮傳）

（楊）崇勳性貪鄙。　久任軍職。……　在藩鎮日，嘗役兵工作木偶戲人，塗以丹白，舟載鬻于京師。（卷二九〇楊崇勳傳）

又宋會要職官六七載元祐

八年正月十二日，右朝奉大夫溫俊乂罷知同州，令吏部與合入差遣。　先是御史來之邵言，俊乂知耀州，遣子弟載陶器入京貿易。　令戶部體量是實，故有是命。

又欒城集卷三六論蜀茶五害狀說：

今官吏緣法爲姦，遂又……販鹽器等物。

（2）各種物產之私販　宋史卷三八七汪應辰傳說汪氏私販水銀云：

德壽宮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鼈魚于上。　上（孝宗）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應辰）尚書家。"　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　應辰知之，力求去。

又宋會要職官七五說官吏藉勢收買白藤以取利云：

（嘉定十五年）三月四日，……新知英德府陳紀罷新任。　以臣僚言……紀守藤州日，其郡多出白藤，置局收買。　百姓作買藤歌，有"條條皆是命，束束是寃魂"之語。　故有是命。

（3）生口之私販　職官七四載慶元四年正月

十八日，知臨將（江？）軍詹掄放罷。　以臣僚言，掄年已衰老，專事販賣生口；前後起發歸鄉，幾六七十舟；父母相別，哭聲震動，聞者慘然。

（4）典當業之私營　欒城集卷三六論蜀茶五害狀云：

今官吏緣法爲姦……至于買賣之餘，則又加以質當。　去年八九月間爲成都買撲酒坊人李安典糯米一萬貫，每斗出息八錢。　半年未贖，仍更出息二分。其它非法，類皆如此。

（陸師閔）又以本錢質典諸物，公違條法，欺罔朝廷。

九　官吏私營商業之特色及其影響

宋代官吏之私營商業，約如上述。　現在綜括起來，把牠與一般商人的經營商業比較一下，看看牠有什特異的地方：

（1）以公款作資本　如宋會要職官六四說邊肅以公款作資本營商云：

（邊）肅前知鎮州，以公費錢質易規利。

宋史卷三〇一邊肅傳說：

肅前在州私以公錢貿易規利。

又續通鑑長編卷七七亦說：

肅嘗以公錢貿易規利。

此外宋會要職官六九又載宣和七年四月

十八日，提點江南東路鑄錢王闡除名勒停。　以其貪墨，因巡歷賈販，盜取官錢，提刑廉訪驗治有迹故也。

這是北宋的情形。　至于南宋，宋會要云：

（淳熙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新知興國軍王定國……罷新任。　以言者論定國……知高郵軍，移易官錢，轉販鄰境，以資餽遺故也。

（嘉定六年）二月二日，新知新州趙伯東罷新任。　以監察御史金式言其昨守雷州，多破官錢，收買商貨，航海以歸。

又第八節說知蔡州張白，知揚州錢之望私販食粮，知台州唐仲友開設綵帛鋪，也是用公款作資本的。

（2）以公物作商品或商品原料　宋史卷二〇一刑法志云：

祥符六年，……主吏盜賣官物，夜聚爲妖，比舊法咸從減輕。

宋史列傳中有不少官吏私賣公物的記載：

吏有盜官銀器，械（杭）州獄。　自陳爲轉運使（江）鈞掌私廚。　出所賣過半。　（卷二九八司馬池傳）

（劉）元瑜性貪，至竊販禁物，親與小人爭權。　時論鄙之。　（卷三〇四劉元瑜傳）

太宗卽位，聞其名，召赴闕，授國子監主簿。……（郭）忠恕性無檢局，放縱敗度。……時擅鬻官物，取其直。詔減死，決杖流登州。（卷四四二郭忠恕傳）

關于郭忠恕擅鬻官物事，續通鑑長編卷十八亦說：

國子監主簿郭恕先決杖配隸登州禁錮。恕先，卽忠恕也。……且擅鬻官物，取其直。上怒，故及于禍。

又第六節說綱運官吏之私營商業，第七節說官吏之私營專賣品貿易，第八節說唐仲友之私營印刷業，大多數都私用公物作商品。至于以公物作商品原料，第八節說唐仲友將公家的生絲發歸本家綵帛鋪機織貨賣，段洪進盜官木造器出賣，就是最明顯的例。

（3）以官舟販運　如宋史云：

（張）宗誨在開封日，御史王沿劾其嗜酒廢事。及爲河北轉運使，乃發沿居喪假官舟賈販。（卷二六五張齊賢傳）

太平興國二年，（和峴）知兗州。改京東轉運使。峴性苛刻鄙吝，好殖貨，復輕侮人。嘗以官船載私貨販易規利。初爲判官龔同度論奏。既而彰信軍節度劉遇亦上言。按得實，坐削籍配隸汝州。（卷四三九和峴傳）

又宋會要職官六六載元豐五年

十一月二日，梓州路轉運判官承議郎程之才，知徐州朝散大夫趙鼎並衝替。之才坐……，鼎坐乘官舟附私物也。

此外第六，七節亦曾說綱運官吏以官舟販運貨物。

（4）利用公家的勞動力　如宋會要職官七〇載紹興十九年五月

十八日，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常吉特追左武大夫一官，勒停，送步軍司自効。以前任馬軍將官違法……私役所部販賣收息，爲田晟按發，乃有是命。

又第八節曾說唐仲友開設魚鮓鋪，“差本州（台州）兵級般運其他海味”；開設綵帛鋪，“日逐拘繫染戶在宅堂及公庫變染紅紫”；又說楊崇勳“嘗役兵工作木偶戲人，塗以丹白，舟載鬻于京師。”

（5）藉勢賤買貴賣，或加以壟斷　如宋會要職官七二載淳熙六年

六月八日，直祕閣荆湖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田公輔放罷。 坐將私馬高價市與神勁軍，而以本軍揀退馬賤價收買故也。

又欒城集卷三六論蜀茶五害狀云：

（陸）師閔近歲又乞于額外以一百萬貫爲獻。 朝廷許之。 于是奏乞于成都府置都茶場。 客旅無見錢買茶，許以金銀諸貨折博。 遂以折博爲名，多遣公人牙人公行拘欄民間物貨入場，賤買貴賣。 其害過于市易。

又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四說：

前吏部員外郎王及之……以私物貿易，官物計利。

又第四節曾說邕州通判胡萬頃以賤價購買生金；第八節說知杭州孫沔壓迫高價賣紗與他的商民，知漢州賈偉以高價出賣川布，宋初近臣貴戚以高價出賣秦，隴木材。 至于官吏私營商業時之恃勢壟斷，第八節曾說知徐州苗仲先壟斷徐州黃樸蘇東坡石刻的拓本，知藤州陳紀置局收買白藤，又說唐仲友開設魚鮓鋪：

有客人販到篛鮭一船，凡數百鱟。 更不容本州人戶貨買，並自低價販般歸本家出賣。

此外繫年要錄卷一七一亦說知婺州李椿年“陰取係省錢，名爲平準務，盡籠一郡之貨，侵奪百姓之利。”

（6）逃稅 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云：

宣和二年，宮觀寺院臣僚之家商販，令關津搜閱，如元豐法輸稅。 歲終以次數報轉運司取旨。 初元符令品官供家服用物免稅。 至建中靖國初，馬，牛，騾，驢，騾已不入服用例。 而比年臣僚營私牟利者衆。 宮觀寺院多有專降免稅之旨，皆以船艘賈販。 故有是詔。

宋史列傳中有許多官吏私販免稅的記載，如：

柴宗慶，字天祐，大名人。 祖禹錫，鎮寧軍節度使。…… 宗慶尚太宗女魯國長公主。…… 禹錫卒，眞拜康州防禦使。 改復州。 舊制：諸公主宅皆雜買務市物。 宗慶遣家僮自外州市炭，所過免算。 至則盡鬻之。 復市于務中。 自是詔雜買務罷公主宅所市物。…… 進泉州管內觀察使。 又自言陝西市材木至京師，求蠲所過稅。 眞宗曰，“向諭汝毋私販以奪民利，今復

爾邪？”　既而河東提點刑獄劾宗慶私使人市馬，不輸稅。　貸不問。　（卷四六三宋宗慶傳）

越州通判載私物盜稅，乃（轉運使張）從革之姻遣人私請。　（卷二九八司馬池傳）

又第二節說李漢超私販榷場，第五節說外交官員私營商業，第八節說米信，姚鉉等私營布帛業，近臣貴戚私販秦，隴木材，也都避免征稅。

以上是宋代官吏私營商業的特色。　最後請一述牠的影響。　其主要者約有三點：

（1）官吏暴富　官吏憑藉政治勢力，私營商業，可以利用公家的一切，可以不納稅，又可以賤買貴賣，或大加壟斷，自然是很容易獲利的。　如陔餘叢考卷十八說私營海外貿易及開設酒肆的張俊之豪富情形云：

南渡諸將帥之豪侈，又有度越前代者。　觀宋人玉照新志，夷堅志，駕幸張府紀略等書，可略見也。　張俊歲收租六十四萬斛……高宗嘗駕幸其第。　俊所進服玩珠玉錦繡，皆值巨萬。　自宰相以下，俱有贈遺。　延及其孫鎰，園池聲伎甲天下。　每宴，十妓爲一隊，隊各異其衣色，凡十易始罷。　客去時，姬侍百餘人送客，燭花香霧如遊仙窟。

又第二節曾說政府放任邊將營商，結果邊將皆富于財。

（2）政府損失　官吏私營商業，利用公款，公物及官舟等，政府當然要大受損失。　至于逃免征稅，政府稅收更要銳減。　如欒城集卷三六論蜀茶五害狀云：

又茶官違法販賣百物，商旅不行，非唯稅虧，兼害酒課。

又第七節引宋會要職官四一說：

數十年來，諸司私造之酒，月增歲盛。　始者舉在城之酒利惟歸一總所，故所虧課額不爲甚多。　後來裂爲四五，各私其利。　酒課既已暗分，每年嘗虧淨息二十餘萬；往往皆侵移經常錢兌發，及別作營運補掩。　見今已侵過經常錢四十四萬貫，抱欠朝廷椿管錢八十三萬餘貫。　若不以利害分明控告，向後轉見狼狽。

（3）商民受害　官吏私營商業，可以利用政府的一切，又可以賤買貴賣，或加以壟斷，手無寸鐵的商民當然不是他們的敵手，在市場上往往被他們打倒。　其中尤以

課稅方面，官吏與商民所受的待遇更有天淵之別。 商民運貨經過各地時，地方政府課稅很重。 如張耒明道雜志云：

> 漢陽，武昌濱江多魚。 土人取江魚，皆剖之。 不加鹽。 暴江岸上，數累千百。 雖盛暑爲蠅蚋所敗，不顧也。 候其乾，乃以物壓作鱐，謂之淡魚。 載往江西賣之。…… 一船魚，其直數百千，稅額亦極重。 黃州稅物，每有三淡魚船，則一日課利不憂。

又范成大驂鸞錄云：

> 三日，泊嚴州。 渡江上浮橋，遊報恩寺。…… 歙浦杉排，畢集橋下。 要而重征之。 商旅大困，有濡滯數月不得過者。 余掾歙時，頗知其事。 休寧山中宜杉。 土人稀作田，多以種杉爲業。 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難窮。 出山時，價極賤。 抵郡城，已抽解不貲。 比及嚴，則所征數百倍。 嚴之官吏方曰，“吾州無利孔，徵歙杉，不爲州矣。” 觀此言，則商旅之病，何時而瘳！ 蓋一大出山，或不直百錢。 至漸江，乃賣兩千。 皆重征與久客費使之。

可是官吏販運貨物，却可逃免征稅；如果僞稱御前綱運，則各地政府都不敢留難（見第六節），更是方便而迅速。 這樣一來，在營業上受到種種阻礙的商民當然不能與在營業上受到種種便利的官吏爭雄于市場上了。 所以第八節說南宋私販木材的官吏“攘奪商賈之利”；本節上引繫年要錄卷一七一亦說知婺州李椿年“盡籠一郡之貨，侵奪百姓之利”。 又歐陽修論不才官吏狀（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一一六）云：

> 知汾州虞部郎中范尹年老昏昧，不能檢束子弟，在州販賣，搔擾人民。 伏乞特與一致仕官。

又張于湖沈調落職降官制（于湖居士文集卷十九）云：

> 永念七閩之都會，不堪再歲之誅求。 貪墨欲盡于毫釐，吞噬不遺于膏血。 姦贓狼籍，公論沸騰！

民國念五年六月至七月

後　記

最近宋會要後半影印出版，其中食貨三六載

崇寧二年

十月三日，京城提舉茶場司狀："勘會未置水磨茶場已前，商客販茶到京，係民間邸店堆垛。　候貨鬻了當，或飜引出外，自例出備垛地戶錢與邸店之家。……"

由此可知宋代的邸店，除了具備現今旅店或客棧的特質外，并且是用作存放貨物的堆棧或貨棧。

民國念六年三月五日補記